

官版

孫子十家註

七至九

三

			五	漢
			二	書
			九	門
四	一	七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九	五			漢
九	二			書
函	九			
一	七			
六	四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98
冊數		4 (3)
函號	299	175



淺草文庫

孫子十家註卷七

清孫星衍同校

軍爭篇

曹公曰兩軍爭勝定乃可與人爭利

李筌曰爭者趨利也虛實

勝宜先審輕重計迂直不可使敵乘我勞也張預曰以軍爭為名者謂兩軍相對而爭利也先知彼我之虛實然後能與人爭勝故次虛實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

李筌曰受君命也遵廟勝之算恭行天罰張預曰受君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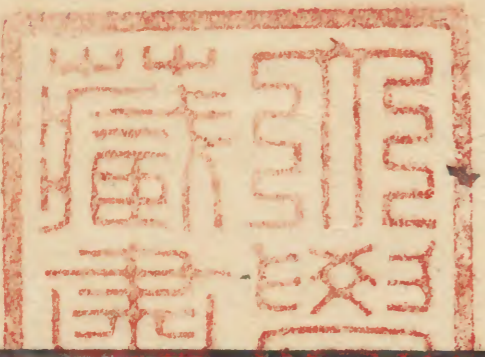
伐叛逆

合軍聚眾

曹公曰聚國人結行伍選部曲起營為軍陳梅堯臣曰聚

國之眾合以為軍王皙曰大國三軍總三萬七千五百人

若悉舉其賦則總七萬五千人此所謂合軍聚眾張預曰



合國人以爲軍聚兵衆以爲陳

交和而舍

曹公曰軍門爲和門左右門爲旗門御覽旗作期以車爲營曰轅

門以人爲營曰人門兩軍相對爲交和李筌曰交間和雜

也合軍之後疆弱勇怯長短向背間雜而件之力相兼後合

諸營壘與敵爭之杜牧曰周禮以旌爲左右和門鄭司農

曰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旗表之以敘和出入明次

第也交者言與敵人對壘而舍和門相交對也賈林曰舍

止也士衆交雜和合而止於軍中趨利而動梅堯臣曰軍

門爲和門兩軍交對而舍也何氏曰和門相望將合戰爭

利兵家難事也張預曰軍門爲和門言與敵對壘而舍其

門相交對也或曰與上下相交和睦然後可以出兵爲營舍

故吳子曰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

莫難於軍爭

曹公曰從始受命至於交和軍爭難也杜佑曰從始受命

至於交和軍爭難也軍門謂之和門兩軍對爭交門而止先

據便勢之地最其難者相去促近動則生變化據通典補杜牧

曰於爭利害難也梅堯臣曰自受命至此爲最難張預

曰與人相對而爭利天下之至難也

軍爭之難者以迂爲直以患爲利

曹公曰示以遠速其道里先敵至也杜佑曰敵途本迂患

在道遠則先處形勢之地故曰以患爲利杜牧曰言欲爭

奪先以迂遠爲近以患爲利誑給敵人使其慢易然後急趨

也陳皞曰言合軍聚衆交和而舍皆有舊制惟軍爭最難

也苟不知以迂爲直以患爲利者卽不能與敵爭也 賈林
曰全軍而行爭於便利之地而先據之若不得其地則輸敵
之勝最其難也 梅堯臣曰能變迂爲近轉患爲利難也
王皙曰曹公曰示以遠速其道里先敵至皙謂示以遠者使
其不虞而行或奇兵從間道出也 何氏曰謂所征之國路
由山險迂曲而遠將欲爭利則當分兵出奇隨逐鄉導由直
路乘其不備急擊之雖有陷險之患得利亦速也如鍾會伐
蜀而鄧艾出奇先至蜀蜀無備而降故下云不得鄉導不能
得地利是也 張預曰變迂曲爲近直轉患害爲便利此軍
爭之難也

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

知上有先字非

通典

曹公曰迂其途者示之遠也後人發先人至者明於度數先
知遠近之計也 杜佑曰已外張形勢廻從遠道敵至於應

爭從其近皆得敵情誑之以利

據通典補

李筌曰故迂其途示

不速進後人發先人至也用兵若此以患爲利者 杜牧曰

上解曰以迂爲直是示敵人以迂遠敵意已怠復誘敵以利

使敵心不專然後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故能後發先至而得

所爭之要害也秦伐韓軍於闕與趙王令趙奢往救之去邯

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武安西秦軍

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皆震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

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奢善食而遣

之間以報秦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

闕與非趙地也奢既遣秦閒乃卷甲而趨二日一夜至令善

射者去關與五十里而軍秦人聞之悉甲而至有一卒曰先據北山者勝奢使萬人據之秦人來爭不得奢因縱擊大破之關與遂得解賈林曰敵途本近我能迂之者或以羸兵或以小利於他道誘之使不得以軍爭赴也梅堯臣曰遠其途誘以利款之也後其發先其至爭之也能知此者變迂轉害之謀也何氏曰迂途者當行之途也以分兵出奇則當行之途示以迂變設勢以誘敵令得小利縻之則出奇之兵雖後發亦先至也言爭利須料迂直之勢出奇故下云分合爲變其疾如風是也張預曰形勢之地爭得則勝凡欲近爭便地先引兵遠去復以小利啗敵使彼不意我進又貪我利故我得以後發而先至此所謂以迂爲直以患爲利也趙奢據北山而敗秦軍郭淮屯北原而走諸葛是也能後發

先至者明於度數知以迂爲直之謀者也

故軍爭爲利軍爭爲危

通典作衆爭爲危鄭友賢同按注一本作衆爭爲危是故書正作軍也

曹公曰善者則以利不善者則以危杜佑曰善者則以利

不善者則以危也言兩軍交爭有所奪取得之則利失之則

危也

據通典補

李筌曰夫軍者將善則利不善則危杜牧曰

善者計度審也賈林曰我軍先至得其便利之地則爲利

彼敵先據其地我三軍之衆馳往爭之則敵佚我勞危之道

也梅堯臣曰軍爭之事有利也有危也又一本作軍爭

爲利衆爭爲危何氏曰此又言出軍行師驅三軍之衆與

敵人相角逐以爭一日之勝得之則爲利失之則爲危不可

輕舉張預曰智者爭之則爲利庸人爭之則爲危明者知

迂直愚者昧之故也

舉軍而爭利則不及

原本舉作故誤今據通典改正按鄭友賢亦云衆爭爲危者下所謂舉軍而爭利也

曹公曰遲不及也

杜佑曰遲不及也舉軍悉行爭赴其利

則道路悉不相逮

李筌曰輜重行遲賈林曰行軍用師

必趨其利遠近之勢直以舉軍往爭其利難以速至可以潛

設奇計迂敵途程敵不識我謀則我先而敵後也梅堯臣

曰舉軍中所有而行則遲緩王皙曰以輜重故張預曰

竭軍而前則行緩而不能及利

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

曹公曰置輜重則恐捐棄也杜佑曰委置庫藏輕師而行

若敵乘虛而來抄絕其後則已輜重皆悉棄捐李筌曰委

棄輜重則軍資闕也杜牧曰舉一軍之物行則重滯遲緩

不及於利委棄輜重輕兵前追則恐輜重因此棄捐也賈

林曰恐敵知而絕我後糧也梅堯臣曰委軍中所有而行

則輜重棄王皙同曹公註何氏同杜佑註張預曰委

置重滯輕兵獨進則恐輜重爲敵所掠故棄捐也

是故卷甲而趨通典趨下有日夜不處

曹公曰不得休息罷也

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

杜佑曰若不慮上二事欲從速疾卷甲束仗潛軍夜行若敵

知其情邀而擊之則三軍之將爲敵所擒也若秦伯襲鄭三

帥皆獲是也

勁者先罷原本作疲非也杜佑云者後其法十一而至通典作

曹公曰百里而爭利非也三將軍皆以爲擒杜佑曰百里

爭利非也。三將軍皆爲擒也。疆弱不復相待。卒十有一人至軍也。罷音疲。原本復作伏卒。作率。今改正。李筌曰。一日行一百二十里。

則爲倍道兼行。行若如此。則勁健者先到。疲者後至。軍健者少。疲者多。且十人可一人先到。餘悉在後。以此遇敵。何三將軍不擒哉。魏武逐劉備。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諸葛亮以爲疆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言無力也。是以有赤壁之敗。龐涓追孫臧。死於馬陵。亦其義也。杜牧曰。此說未盡也。凡軍一日行三十里。爲一舍。倍道兼行者。再舍。晝夜不息。乃得百里。若如此。爭利衆疲倦。則三將軍皆須爲敵所擒。其法什一而至者。不得已。必須爭利。凡十人中擇一人最勁者先往。其餘者則令繼後而往。萬人中先擇千人。平日先至。其餘繼至。有已午時至者。有未申時至者。各得不竭其力。相續而至。與先往者。

足得聲響相接。凡爭利必是爭奪要害。雖千人守之。亦足以拒抗敵人。以待繼至者。太宗以三千五百騎先據武牢。竇建德十八萬衆而不能前。此可知也。陳皞曰。杜說別是用兵一途。非什一而至之義也。蓋言百里爭利。勁者先。疲者後。十中得一而至。九皆疲困。一則勁者也。賈林曰。路遠人疲。奔馳力盡。如此則我勞敵佚。被擊何疑。百里爭利。慎勿爲也。梅堯臣曰。軍日行三十里而舍。今乃晝夜不休。行百里。故三將軍爲其擒也。何則。涉途旣遠。勁者少。罷者多。十中得一至耳。三將軍者。三軍之帥也。王皙曰。罷羸也。此言爭利之道。宜近不宜遠耳。夫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疆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苟日夜兼行。百里趨利。縱使一分勁者能至。固已困乏矣。卽敵人以佚擊我之勞。自當不戰而敗。故司馬宣王曰。吾

孫子十家言卷七
六
倍道兼行。此曉兵者之所忌也。或曰：趙奢亦卷甲而趨，二日一夜卒勝秦者何也？曰：奢人并氣積力，增壘遣間，示怯以驕之。使秦不意其至，兵又堅，奢又去，闕與五十里而軍。比秦聞之，又發兵至，非二三日不能也。能來是彼有五十里趨敵之勞，而我固已二三日休息，士卒不勝其佚，且又投之險難，先據高陽，奇正相因，曷為不勝哉？何氏曰：言三將出奇求利，委軍眾輜重，卷甲務速，若晝夜百里不息，則勁者能十至其一，我勞敵佚，敵眾我寡，擊之未必勝也。敗則三將俱擒，以此見武之深戒也。張預曰：卷甲猶悉甲也，悉甲而進，謂輕重俱行也。凡軍日行三十里則止，過六十里已上為倍道，晝夜不息為兼行。言百里之遠，與人爭利，輕兵在前，輜重在後，人罷馬倦，渴者不得飲，饑者不得食，忽遇敵則以勞對佚，以饑

敵飽，又復首尾不相及。故三軍之師，必皆為敵所擒。若晉人獲秦三帥是也。輕兵之中，十人得一人勁捷者先至，下九人悉疲困而在後。沉重兵乎？何以知輕重俱行？下文云：五十里而爭利，則半至。若止是輕兵，則一日行五十里，不為遠也。焉有半至之理，是必重兵偕行也。

五十里而爭利，則蹙上將軍，其法半至。

通典半至上有以字

曹公曰：蹙猶挫也。杜佑曰：蹙猶挫也。前軍之將已為敵所蹙敗。李筌曰：百里則十人一人至，五十里十人五人至，挫軍之威，不至擒也。言道近不至疲。杜牧曰：半至者，凡十人中擇五人勁者先往也。賈林曰：上猶先也。梅堯臣曰：十中得五，猶遠不能勝。王皙曰：罷勞之患，減於大半，止挫敗而已。張預曰：路不甚遠，十中五至，猶挫軍威，況百里乎？蹙

上將謂前軍先行也。或問曰：唐太宗征宋金剛，一日一夜行二百餘里，亦能克勝者何也？荅曰：此形同而勢異也。且金剛既敗，衆心已沮，迫而滅之，則河東立平。若其緩之，賊必生計。此太宗所以不計疲頓而力逐也。孫子所陳爭利之法，蓋與此異矣。

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

通典此下有云以是知軍爭之難

曹公曰：道近至者多，故無死敗也。

杜佑曰：道近則至者多，

故不言死敗，勝負未可知也。古者用師，日行三十里，步騎相須，今徒而趨利，三分之二至。李筌曰：近不疲也，故無死亡。

杜牧曰：三十里內，凡十人中，可以六、七人先往也，不言其法者，舉上文可知也。梅堯臣曰：道近至多，庶或有勝。王皙曰：計彼我之勢，宜須爭者，或亦當然。雖三分二至，蓋其精

銳者之力，未至勞乏，不可決以爲敗，故不云其法也。張預曰：路近不疲，至者大半，不失行列之政，不絕人馬之力，庶幾可以爭勝。上三事皆謂舉軍而爭利也。

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

曹公曰：無此三者，亡之道也。

杜佑曰：無此三者，亡之道也。

委積芻草之屬。

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無輜重者，闕所供也。袁紹

有十萬之衆，魏武用荀攸計，焚燒紹輜重，而敗紹於官渡。無糧食者，雖有金城，不重於食也。夫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故漢赤眉百萬衆，無食而君臣面縛宜陽，是以善用兵者先耕而後戰，無委積者財乏闕也。漢高祖無關中，光武無河內，魏武無兗州，軍北身遁，豈能復振哉。杜牧曰：輜重者，器械及軍士衣裝，委積者，財貨也。陳皞曰：此說委軍爭利之難。

也。梅堯臣曰：三者不可無，是不可委軍而爭利也。王皙曰：委積謂薪鹽蔬材之屬，軍恃此三者以濟，不可輕離也。張預曰：無輜重則器用不供，無糧食則軍餉不足，無委積則財貨不充，皆亡覆之道。此三者謂委軍而爭利也。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

曹公曰：不知敵情，謀者不能結交也。李筌曰：預備也。知敵之情，必備其交也。杜牧曰：非也。豫先也。交，交兵也。言諸侯之謀，先須知之，然後可交兵合戰。若不知其謀，固不可與交兵也。陳皞曰：曹說以為不先知敵人之作謀，即不能預結外援，二說並通。梅堯臣曰：不知敵國之謀，則不能預交鄰國，以為援助也。張預曰：先知諸侯之實情，然後可以結交。不知其謀，則恐翻覆為患，其鄰國為援，亦軍爭之事故。下文

云：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為衢地是也。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

曹公曰：高而崇者為山，衆樹所聚者為林，坑塹者為險，一高一下者為阻，水草漸洳者為沮，衆水所歸而不流者為澤。不先知軍之所據及山川之形者，則不能行師也。通典作堆者為險，水草坑塹者為沮，餘同。按此通典誤也。御覽塹作坎，與張預注同。梅堯臣曰：山林險阻之形，沮澤淖淖之所，必先審知。張預曰：高而崇者為山，衆木聚者為林，坑坎者為險，一高一下者為阻，水草漸洳者為沮，衆水所歸而不流者為澤。凡此地形，悉能知之，然後可與人爭利而行軍。

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通典無能字者，脫御覽導作道。杜佑曰：不任彼鄉人而導軍者，則不能得道路之便利也。

李筌曰。入敵境。恐山川隘狹。地土泥濘。井泉不利。使人導之。以得地利。易曰。卽鹿無虞。則其義也。杜牧曰。管子曰。凡主兵者。必先審知地圖。輟轅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陸邱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園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出入之相錯者。盡藏之。然後不失地利。衛公李靖曰。凡是賊徒好相掩襲。須擇勇敢之夫。選明察之士。兼使鄉導。潛歷山林。密其聲。晦其跡。或刻爲獸足。而却履於中途。或上冠微禽。而幽伏於藜薄。然後傾耳以遠聽。竦目而深視。專智以奪事機。注心而視氣色。覩水痕則知敵濟之早晚。觀樹動則可辨來寇之驅馳。故烽火莫若謹而審。旌旗莫若齊而一。賞罰必重而不欺。刑戮必嚴而不捨。敵之動靜。而我有備也。敵之機謀。而我先知也。

陳皞曰。凡此地利。非用鄉人爲導引。則不能知地利也。梅堯臣曰。凡邱陵原衍之向背。城邑道路之迂直。非人引導。不能得也。何氏曰。鄉導略曰。從禽者。若無山虞之官。度其形勢之可否。則徒入於林中。終不能獲鹿矣。出征者。若無彼鄉之人。導其道路之迂直。則雖至於境外。終不能獲寇矣。夫以奉辭致討。趨未歷之地。聲教未通。音譯所絕。深入其阻。不亦艱哉。我孤軍以往。彼密嚴而待。客主之勢。已相遠矣。況其專任詭譎。多方以誤我。苟不計而直進。冒危而長驅。躋險則有壅決之害。猝行則有暴來之鬪。夜止則有虛驚之憂。倉卒無備。落其彀中。是乃擁熊虎之師。自投於死地。又安能摩逆壘。蕩穴乎。故敵國之山川。陵陸邱阜之可以設險者。林木蒲葦茂草之可以隱藏者。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邑落之寬

孫子十家言卷七
狹田壤之肥瘠溝渠之深淺蓄積之豐約卒乘之衆寡器械之堅脆必能盡知之則虜在目中不足擒也昔張騫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利善水草處其軍得以無饑渴茲亦能獲其便利也凡用鄉導或軍行虜獲其人須防賊謀陰持姦計爲其誘誤必在鑒其色察其情參驗數人之言始終如一乃可爲準厚其頒賞使之懷恩豐其家室使之係心卽爲吾人當無翻覆然不如素畜堪用者但能諳練行途不必土人亦可任也仍選腹心智勇之士挾而偕往則巨細必審指蹤無失矣 張預曰山川之夷險道路之迂直必用鄉人引而導之乃可知其所利而爭勝吳伐魯鄆人導之以克武城是也
故兵以詐立

杜牧曰詐敵人使不知我本情然後能立勝也 梅堯臣曰非詭道不能立事 王皙曰謂以迂爲直以患爲利也 何氏曰張形勢以誤敵也 張預曰以變詐爲本使敵不知吾奇正所在則我可爲立以利動

杜牧曰利者見利始動也 梅堯臣曰非利不可動 王皙曰誘之也 何氏曰量敵可擊則擊 張預曰見利乃動不妄發也 傳曰三軍以利動以分合爲變者也

曹公曰兵一分一合以敵爲變也 孟氏曰兵法詭詐以利動敵心或合或離爲變化之術 李筌曰以詭詐乘其利動或合或分以爲變化之形 杜牧曰分合者或分或合以惑

孫子兵法卷七
敵入觀其應我之形然後能變化以取勝也 陳皞曰乍合乍分隨而更變之也 梅堯臣王皙同曹公註 張預曰或分散其形或合聚其勢皆因敵動靜而為變化也或曰變謂奇正相變使敵莫測故衛公兵法云兵散則以合為奇兵合則以散為奇三合五申三散三合復歸於正焉 故其疾如風

曹公曰擊空虛也 杜佑曰進退應機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進退也其來無跡其退至疾也 梅堯臣曰來無形跡 王皙曰速乘虛也 何氏同梅堯臣註 張預曰其來疾暴所向皆靡

其徐如林 曹公曰不見利也 孟氏曰言緩行須有行列如林以防其

掩襲 杜佑曰不見利不前如風吹林小動而其大不移 李筌曰整陳而行 杜牧曰徐緩也言緩行之時須有行列如林木也恐為敵人之掩襲也 梅堯臣曰如林之森然不亂也 王皙曰齊肅也 張預曰徐舒也舒緩而行若林木之森森然謂未見利也尉繚子曰重者如山如林輕者如炮如燔也

侵掠如火 曹公曰疾也 杜佑曰猛烈也據通典補 李筌曰如火燎原無遺草 杜牧曰猛烈不可嚮也 賈林曰侵掠敵國若火燎原不可往復 張預曰詩云如火烈烈莫我敢遏言勢如猛火之熾誰敢禦我

不動如山

曹公曰守也 杜佑曰守也不信敵之誑惑安固如山據通

補覽李筌曰駐軍也 杜牧曰閉壁屹然不可搖動也 賈

林曰未見便利敵誘誑我我因不動如山之安 梅堯臣曰

峻不可犯 王皙曰堅守也 何氏曰止如山之鎮靜 張

預曰所以持重也荀子議兵篇云圓居而方正則若盤石然

觸之者角摧言不動之時若山石之不可移犯之者其角立

毀

難知如陰 杜佑曰莫測如天之陰雲不見列宿之象據通 李筌曰

其勢不測如陰不能覩萬象 杜牧曰如元雲蔽天不見三

辰 梅堯臣曰幽隱莫測 王皙曰形藏也 何氏曰暗祕

而不可料 張預曰如陰雲蔽天莫覩辰象

動如雷霆原本作雷震按鵬冠子曰動如

杜佑曰疾速不及應也故太公曰疾雷不及掩耳疾電不及

瞑目也據通 李筌曰盛怒也 杜牧曰如空中擊下不

知所避也 賈林曰其動也疾不及應太公曰疾雷不及掩

耳 梅堯臣曰迅不及避 王皙曰不虞而至 何氏曰藏

謀以奮如此 張預曰如迅雷忽擊不知所避故太公曰疾

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瞬目

掠鄉分眾通典御覽作指嚮按諸家俱作掠鄉注云一

曹公曰因敵而制勝也 杜佑曰因敵而制勝也旌旗之所

指向則分離其眾據通 李筌曰抄掠必分兵為數道懼

不虞也 杜牧曰敵之鄉邑聚落無有守兵六畜財穀易於

剽掠則須分番次第使眾人皆得往也不可獨有所往如此

則大小強弱皆欲與敵爭利也。陳皞曰：夫鄉邑村落固非一處，察其無備，分兵掠之。掠鄉一作指向。賈林曰：三軍不可言遣，故以旌旗指向，隊伍不可語傳，故以麾幟分衆，故因敵陳形可爲勢，此尤須訓練分明，師徒服習也。梅堯臣曰：以饗士卒。王皙曰：指所鄉以分其衆，鄉音向。何氏曰：得掠物則與衆分。張預曰：用兵之道，大率務因糧於敵，然而鄉邑之民所積不多，必分兵隨處掠之，乃可足用。

廓地分利

曹公曰：分敵利也。李筌曰：得敵地必分守利害。杜牧曰：廓，開也。開土拓境，則分割與有功者。韓信言於漢王曰：項王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刻印刳忍，不能與。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以天下城邑封功臣，天下不足取也。三略曰：獲地裂之。陳

皞曰：言獲其土地，則屯兵種蒔，以分敵之利也。賈林曰：廓，度也。度敵所據地利，分其利也。梅堯臣曰：與有功也。王皙曰：廓，視地形以據便利，勿使敵專也。張預曰：開廓平易之地，必分兵守利，不使敵人得之。或云：得地則分賞有功者。今觀上下之文，恐非謂此也。

懸權而動

曹公曰：量敵而動也。李筌曰：權，量秤也。敵輕重與吾有銖鎰之別，則動。夫先動爲客，後動爲主，客難而主易，太一遁甲定計之，算明動易也。杜牧曰：如衡懸權，秤量已定，然後動也。何氏同杜牧註。張預曰：如懸權於衡，量知輕重，然後動也。尉繚子曰：權敵審將而後舉，言權量敵之輕重，審察將之賢愚，然後舉也。

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

李筌曰迂直道路勞佚餒寒生於道路 杜牧曰言軍爭者先須計遠近迂直然後可以為勝其計量之審如懸權於衡不失錙銖然後可以動而取勝此乃軍爭勝之法也 梅堯臣曰稱量利害而動在預知遠近之方則勝 王皙曰量敵審輕重而動又知迂直必勝之道也 張預曰凡與人爭利必先量道路之迂直審察而後動則無勞頓寒餒之患而且進退遲速不失其機故勝也

軍政曰

梅堯臣曰軍之舊典 王皙曰古軍書

言不相聞故為鼓鐸

原本作金鼓通典本作鼓鐸北堂書鈔太平御覽皆三引作鼓鐸鄭友賢同按周官大司馬云鼓鐸鐃鐃之用其作金鼓者後人依下文改之也今訂正

杜佑曰鐸金鉦也

原本云金鉦鐸也按鉦鐸皆軍用形制相近故杜取以况也後人既改鼓鐸為金鼓故并其注改聽其音聲以為耳候 梅堯臣曰以威耳也耳

威於聲不可不清

疏數皆有其節

視不相見故為旌旗

杜佑曰瞻其指麾以為目候

梅堯臣曰以威目也目威於色不得不明 王皙曰表部曲行列齊整也

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民

也

杜佑曰齊一耳目之視聽使知進退之度

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鼓進鐸退旌賞而旗罰耳聽金鼓目視旌旗故不亂也勇怯不能進退者由旗鼓正也 張預曰夫用兵既眾占地必廣

首尾相遼。耳目不接。故設金鼓之聲。使之相聞。立旌旗之形。使之相見。視聽均齊。則雖百萬之衆。進退如一矣。故曰。鬪衆如鬪寡。形名是也。

民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

杜佑曰。齊之以法教。使強弱不得相踰。據通典御覽補杜牧曰。旌

以出令。旗以應號。蓋旗者。卽今之信旗也。軍法曰。當進不進。

當退不退者。斬之。吳起與秦人戰。戰未合。有一夫不勝其勇。

前獲雙首而返。吳起斬之。軍吏進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吳

起曰。信材士。非令也。乃斬之。梅堯臣曰。一人之耳目者。謂

使人之視聽齊一而不亂也。鼓之則進。金之則止。麾右則右。

麾左則左。不可以勇怯而獨先也。王皙曰。使三軍之衆。勇

怯進退齊一者。鼓鐸旌旗之爲也。張預曰。士卒專心一意。

惟在於金鼓旌旗之號令。當進則進。當退則退。一有違者。必戮。故曰。令不進而進。與令不退而退。厥罪惟均。尉繚子曰。鼓鳴旗麾。先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將者之過也。言不可賞先登獲雋者。恐進退不一耳。

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民之耳目也。原本民作人。從御覽改。通

典變作便非

李筌曰。火鼓夜之所視聽。旌旗晝之所指揮。杜牧曰。令軍

士耳目。皆隨旌旗火鼓而變也。或曰。夜戰多火鼓。其旨如何。

夜黑之後。必無原野列陳。與敵刻期而戰也。軍襲敵營。鳴鼓

然火。適足以警敵人之耳。明敵人之目。於我返害。其義安在。

荅曰。富哉問乎。此乃孫武之微旨也。凡夜戰者。蓋敵人來襲

我壘。不得已而與之戰。其法在於立營之法。與陳小同。故志

曰止則爲營行則爲陳蓋大陳之中必包小陳大營之內必包小營蓋前後左右之軍各自有營環遶大將之營居於中央諸營環之隅落鈎聯曲折相對象天之壁壘星其營相去上不過百步下不過五十步道徑通達足以出隊列部壁壘相望足以弓弩相救每於十字路口必立小堡上致柴薪穴爲暗道胡梯上之令人看守夜黑之後聲鼓四起卽以燔燎是以賊夜襲我雖入營門四顧屹然復有小營各自堅守東西南北未知所攻大將營或諸小營中先知有賊至者放令盡入然後擊鼓諸營齊應衆堡燎火明如晝日諸營兵士於是閉門登壘下瞰敵人勁弩彊弓四向俱發敵人雖有韓白之將鬼神之兵亦無能計也唯恐夜不襲我來則必敗若敵人或能潛入一營卽諸營舉火出兵四面繞之號令營中不

得輒動須與之際善惡自分賊若出走皆在羅網矣故司馬宣王入諸葛亮營壘見其曲折曰此天下之奇才也今之立營通洞豁達雜以居之若有賊夜來斫營萬人一時驚擾雖多致斥候嚴爲備守晦黑之後彼我不分雖有衆力亦不能用陳皞曰杜言夜黑之後必無原野列陳與敵人刻期而戰非也天寶末李光弼以五百騎趨河陽多列火炬首尾不息史思明數萬之衆不敢逼之豈止待賊斫營而已賈林曰火鼓旌旗可以聽望故晝夜異用之梅堯臣曰多者欲以變惑敵人耳目王皙曰多者所以震駭視聽使熟我之威武聲氣也傳曰多鼓鈎聲以夜軍之張預曰凡與敵戰夜則火鼓不息晝則旌旗相續所以變亂敵人之耳目使不知其所以備我之計越伐吳夾水而陳越爲左右句卒使夜

或左或右鼓噪而進吳師分以禦之遂爲越所敗是惑以火鼓也晉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踈陳之齊侯畏而脫歸是惑以旌旗也

故三軍可奪氣

曹公曰左氏言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李筌曰奪氣奪其銳勇齊伐魯戰於長勺齊人一鼓公將戰曹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乃戰齊師敗績公問其故劌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奪三軍之氣也杜牧曰司馬法戰以力久以氣勝齊伐魯莊公將戰於長勺公將鼓之曹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晉將毋邱儉文欽反諸軍屯樂嘉司馬景王銜

枚徑造之欽子騫年十八勇冠三軍曰及其未定請登城鼓噪擊之可破旣而三噪之欽不能應騫退相與引而東景王謂諸將曰欽去矣發銳軍以追之諸將曰欽舊將騫小而銳引軍內入未有失利必不走也王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騫鼓而欽不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果引去王皙曰震熱衰惰則軍氣奪矣何氏曰淮南子曰將充勇而輕敵卒果敢而樂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志厲青雲氣如飄風聲如雷霆誠積踰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吳子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故奪氣者有所待有所乘則可矣張預曰氣者戰之所恃也夫舍生稟血鼓作戰爭雖死不省者氣使然也故用兵之法若激其士卒令上下同怒則其鋒不可當故敵人新來而氣銳則且以不戰挫

之伺其衰倦而後擊故彼之銳氣可以奪也尉繚子謂氣實則鬪氣奪則走者此之謂也曹劌言一鼓作氣者謂初來之氣盛也再而衰三而竭者謂陳久而人倦也又李靖曰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陳而已必也守吾氣而有待焉所謂守其氣者常養吾之氣使銳盛而不衰然後彼之氣可得而奪也將軍可奪心

李筌曰怒之令憤撓之令亂間之令踈卑之令驕則彼之心可奪也杜牧曰心者將軍心軍中所倚賴以爲軍者也後漢寇恂征隗囂囂將高峻守高平第一軍峻遣將軍皇甫文出謁恂辭禮不屈恂怒斬之遣其副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今來辭氣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

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後燕慕容垂遣子寶率衆伐後魏始寶之來垂已有疾自到五原道武帝斷其來路父子間絕道武乃詭其行人之辭令臨河告之曰父已死何不遽還寶兄弟聞之憂懼以爲信然因夜遁去道武襲之大破於參合陂梅堯臣曰以鼓旗之變惑奪其氣軍旣奪氣將亦奪心王皙曰紛亂誼譁則將心奪矣何氏曰先須已心能固然後可以奪敵將之心故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司馬法曰本心固新氣勝者是也張預曰心者將之所主也夫治亂勇怯皆主於心故善制敵者撓之而使亂激之而使惑道之而使懼故彼之心謀可以奪也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謂奪其本心之計也又李靖曰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陳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所謂攻其心者常養吾之心使安閑而不

亂然後彼之心可得而奪也

是故朝氣銳

孟氏曰司馬法曰新氣勝舊氣新氣即朝氣也 陳皞曰初來之氣氣方盛銳勿與之爭也 王皙曰士衆凡初舉氣銳也

晝氣惰

王皙曰漸久少怠

暮氣歸

孟氏曰朝氣初氣也晝氣再作之氣也暮氣衰竭之氣也 梅堯臣曰朝言其始也晝言其中也暮言其終也謂兵始而銳久則惰而思歸故可擊 王皙曰怠久意歸無復戰理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 通典治作理此避諱改也下同

杜佑曰避其精銳之氣擊其懈惰欲歸此理氣者故曹劌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原本

云曹劌之說是也無曹劌曰已下文按此乃合注者改之也從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氣者軍之

氣勢 杜牧曰陽氣生於子成於寅衰於午伏於申凡晨朝陽氣初盛其來必銳故須避之候其衰伏擊之必勝武德中太宗與竇建德戰於泥水東建德列陳彌亘數里太宗將數騎登高觀之謂諸將曰賊度險而囂是軍無政令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按兵不出待敵氣衰陳久卒饑必將自退退而擊之何往不克建德列陳自卯至午兵士饑倦悉列坐石又爭飲水太宗曰可擊矣遂戰生擒建德 陳皞曰有辰巳列陳至午未未勝者午未列陳至申酉未勝者不必事須晨旦而為陽氣申午而為衰氣也太宗之攻建德也登高而望之謂

諸將曰賊盡銳來攻我當少避之退則可以騎留之以明不
須晨旦也凡彼有銳則如此避之不然則否梅堯臣曰氣
盛勿擊衰懈易敗何氏曰夫人情莫不樂安而惡危好生
而懼死無故驅之就臥尸之地樂趨於兵戰之場其心之所
畜非有忿怒欲鬪之氣一旦乘而激之冒難而不顧犯危而
不畏則未嘗不悔而怯矣今夫天下懦夫心有所激則率爾
爭鬪不啻諸劔至於操刃而求鬪者氣之所乘也氣衰則息
惻然而悔矣故三軍之視強寇如視處女者乘其忿怒而有
所激也是以卽墨之圍五千人擊却燕師者乘燕剽降掘冢
之怒也秦之鬪士倍我者因三施無報之怒所以我怠而秦
奮也二者治氣有道而所用乘其機也張預曰朝喻始晝
喻中暮喻末非以早晚爲辭也凡人之氣初來新至則勇銳

陳久人倦則衰故善用兵者當其銳盛則堅守以避之待其
情歸則出兵以擊之此所謂善治已之氣以奪人之氣者也
前趙將游子遠之敗伊餘羌唐武德中太宗之破竇建德皆
用此術

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

李筌曰伺敵之變因而乘之杜牧曰司馬法曰本心固言
料敵制勝本心已定但當調治之使安靜堅固不爲事撓不
爲利惑候敵之亂伺敵之譁則出兵攻之矣陳暉曰政令
不一賞罰不明謂之亂旌旗錯雜行伍輕重謂之譁審敵如
是則出攻之賈林曰以我之整治待敵之撓亂以我之清
淨待敵之誼譁此治心者也故太公曰事莫大於必克用莫
大於元默也梅堯臣曰鎮靜待敵衆心則寧王哲同陳

皞註 何氏曰夫將以一身之寡一心之微連百萬之衆對
虎狼之敵利害之相雜勝負之紛揉權智萬變而措置之胸
臆之中非其中廓然方寸不亂豈能應變而不窮處事而不
迷卒然遇大難而不驚案然接萬物而不惑吾之治足以待
亂吾之靜足以待譁前有百萬之敵而吾視之則如遇小寇
亞夫之禦寇也堅臥而不起樂箴之臨敵也好以整又好以
暇夫審此二人者蘊以何術哉蓋其心治之有定養之有餘
也 張預曰治以待亂靜以待譁安以待躁忍以待忿嚴以
待懈此所謂善治已之心以奪人之心者也

以近待遠以佚待勞通典佚作逸案本書勞佚字皆作佚御覽亦作佚以飽待飢此治
力者也

杜佑曰以我之近待彼之遠以我之閒佚待彼之疲勞以我

之充飽待彼之飢虛此理人力者也 李筌曰客主之勢

杜牧曰上文云致人而不致於人是也 梅堯臣曰無困竭

人力以自斃 王皙曰以餘制不足善治力也 張預曰近

以待遠佚以待勞飽以待飢誘以待來重以待輕此所謂善

治已之力以困人之力者也

無要正正之旗要原本作邀案兵書要訣曰孫子稱無要正正之旗謂行軍前後正治故不可要而擊之也左

氏曰哀我師前後擊之盡殪其義可互証又案王皙注云本可要擊亦作要從北堂書鈔太平御覽改正勿擊堂堂

之陳此治變者也

曹公曰正正齊也堂堂大也 杜佑曰正正者整齊也堂堂

者盛大之貌也正正者孤特象也言敵前有孤特之兵後有

堂堂之陳必有倚伏詐誘之謀審察以待勿輕邀截也此理

變詐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正正者齊整也堂堂者部分也 杜

牧曰堂堂者無懼也兵者隨敵而變敵有如此則勿擊之是能治變也後漢曹公圍鄴袁尙來救公曰尙若從大路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此成擒耳尙果循西山來逆擊大破之也梅堯臣曰正正而來堂堂而陳示無懼也必有奇變王皙曰本可要擊以視整齊盛大故變何氏曰所謂強則避之張預曰正正謂形名齊整也堂堂謂行陳廣大也敵人如此豈可輕戰軍政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又曰強而避之言須識變通此所謂善治變化之道以應敵人者也

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邱勿逆

御覽背作倍

孟氏曰敵背丘陵爲陳無有後患則當引軍平地勿迎擊之

杜佑曰敵若據山陵依附險阻

原本改爲依據邱陵險阻按此注釋高陵勿向句也

下背邱勿逆句又有注合法注者刪之今據通典御覽補正陳兵待敵勿輕攻趨也既地

原本

作馳从御覽改勢不便有殞石之衝也敵背邱陵爲陳無有後患則

當引置平地勿迎而擊也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地勢也杜牧

曰向者仰也背者倚也逆者迎也言敵在高處不可仰攻敵

倚邱山下來求戰不可逆之此言自下趨高者力乏自高趨

下者勢順也故不可向迎梅堯臣曰高陵勿向者敵處其

高不可仰擊背邱勿逆者敵自高而來不可逆戰勢不便也

王皙曰如此不便則當嚴陳以待變也何氏曰秦伐韓

趙王令趙奢救之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

諫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

之不然必敗今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奢從之卽發萬

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後周

遣將伐高齊圍洛陽齊將段韶禦之登却坂韶欲觀周軍形

勢至太和谷便值周軍卽遣馳告諸營與諸將結陳以待之
周軍以步人在前上山逆戰詔以彼步我騎且却且引得其
力弊乃遣下馬擊之短兵始交周人大潰竝卽奔遁 張預
曰敵處高爲陳不可仰攻人馬之馳逐弧矢之施發皆不便
也故諸葛亮曰山陵之戰不仰其高敵從高而來不可迎之
勢不順也引至平地然後合戰

佯北勿從

杜佑曰北奔走也敵方戰氣勢未衰便奔走而陳却原本作兵今从

通典者必有奇伏勿深入從之故太公曰夫出甲陳兵縱卒

亂行者欲以爲變也通典作從卒亂所以多爲變 李筌杜牧曰恐有伏

兵也 賈林曰敵未衰忽然奔北必有奇伏要擊我兵謹勒

將士勿令逐追 梅堯臣同杜牧註 王皙曰勢不至北必

有詐也則勿逐 何氏曰如戰國秦師伐趙趙奢之子括代

廉頗將拒秦於長平秦陰使白起爲上將軍趙出兵擊秦秦

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不

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

壁間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

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發卒遮絕

趙救及糧食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陰相殺食括中箭而死

蜀劉表遣劉備北侵至鄴曹公遣夏侯惇李典拒之一朝備

燒屯去惇遣諸將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

狹草木深不可追也不聽惇等果入賊伏裏典往救備見救

至乃退西魏末遣將史寧與突厥同伐吐谷渾遂至樹敦卽

吐谷渾之舊都多諸珍藏而其主先已奔賀真城留其征南

王及數千人固守寧攻之。僞退。吐谷渾人果開門逐之。因回兵奪門。門未及闔。寧兵遂得入。生擒其征南王。俘獲男女財寶盡歸。諸突厥北齊高澄立。侯景叛歸梁。而圍彭城。澄遣慕容紹宗討之。將戰。紹宗以梁人剽悍。恐其衆之撓也。召將帥而語之曰。我當佯退。誘梁人使前。汝可擊其背。申明誠之。景又命梁人曰。逐北勿過二里。會戰。紹宗走。梁人不用景言。乘敗深入。魏人以紹宗之言爲信。爭掩擊。遂大敗之。唐安祿山反。郭子儀圍衛州。僞鄭王慶緒率兵來援。分爲三軍。子儀陳以待之。預選射者三千人。伏於壁內。誠之曰。俟吾小却。賊必爭進。則登城鼓譟。弓弩齊發。以逼之。旣戰。子儀僞退。而賊果乘之。乃開壘門。遽聞鼓譟。矢注如雨。賊徒震駭。整衆追之。遂虜慶緒。張預曰。敵人奔北。必審真僞。若旗鼓齊應。號令如

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不可從之。若旗靡轍亂。人鬻馬駭。此真敗却也。

銳卒勿攻

李筌曰。避彊氣也。杜牧曰。避實也。楚子伐隨。隨臣季良曰。楚人尙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隨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不從。隨師敗績。陳皞曰。此說是避敵所長。非銳卒勿攻之旨也。蓋言士卒輕銳。且勿攻之。待其懈惰。然後擊之。所謂千里遠鬪。其鋒莫當。蓋近之爾。梅堯臣曰。伺其氣挫。何氏曰。如蜀先主率大衆東伐吳。吳將陸遜拒之。蜀主從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帛爵賞。誘動諸夷。先遣將吳班。以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備舉軍東至。銳氣始盛。且乘

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必大
今但有獎勵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備知其計不行乃引
伏兵八千人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軍擊班者揣之必
有巧故也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人五六百里相銜
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賊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
猾虜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
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遜
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令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備因夜
遁魏末吳將諸葛恪圍新城司馬景王使母邱儉文欽等拒
之儉欽請戰景王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鋒未易當且
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令諸將高壘以弊之相持數日
恪攻城力屈死傷大半景王乃令欽督銳卒趣合榆斷其歸

路恪懼而遁前趙劉曜遣將討羌大酋權渠率眾保險阻曜
將游子遠頻敗之權渠欲降其子伊餘大言於眾中曰往年
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晨壓子遠壘門左右勸出戰子遠曰
吾聞伊餘有專諸之勇慶忌之捷其父新敗怒氣甚盛且西
戎勁悍其鋒不可擬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乃堅壁不
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分誓眾秣馬蓐食先晨具
甲掃壘而出遲明設覆而戰生擒伊餘於陳唐武德中太宗
率師往河東討劉武周江夏王道宗從軍太宗登玉壁城觀
賊顧謂道宗曰賊恃其眾來邀我戰汝謂如何對曰羣賊鋒
不可當易以計屈難與力爭令眾深壁高壘以挫其鋒烏合
之徒莫能持久糧運致竭自當離散可不戰而擒太宗曰汝
意見暗與我合後賊食盡夜遁一戰敗之又太宗征薛仁果

於折塢城賊十有餘萬兵鋒甚銳數來挑戰諸將請戰太宗曰我卒新經挫衄銳氣猶少賊驟勝必輕進好鬪我且閉壁以折之待其氣衰而後擊可一戰而破此萬全計也因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久之賊糧盡軍中頗攜貳其將相繼來降太宗知仁杲心腹內離謂諸將曰可以戰矣令總管梁實營於淺水原以誘之賊大將宗羅睺自恃驕悍求戰不得氣憤者久之及是盡銳攻梁實冀逞其志梁實固險不出以挫其鋒羅睺攻之愈急太宗度賊已疲復謂諸將曰彼氣將衰吾當取之必矣申令諸將遲明合戰令將軍龐玉陳於淺水原南出賊之右先餌之羅睺併軍共戰玉軍幾敗太宗親禦大軍奄自原北出其不意羅睺回師相拒我師表裏齊奮呼聲動天羅睺氣奪於是大潰又李靖從河間王孝恭討蕭

銑兵至夷陵銑將文士宏率精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士宏銑之健將士卒驍勇今新出荆門盡兵出戰此是救敗之師恐不可當也宜且泊南岸勿與爭鋒待其氣衰然後奮擊破之必矣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與賊戰孝恭果敗奔於南岸張預曰敵若乘銳而來其鋒不可當宜少避之以伺疲挫晉楚相持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欒書曰楚師輕窵固壘以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又唐太宗征薛仁杲賊兵鋒甚銳數來挑戰諸將咸請戰太宗曰當且閉壘以折之待其氣衰可一戰而破也果然

餌兵勿食

通典作勿食按李筌杜牧本皆作食御覽亦作食又陳皞云食字疑或爲貪則正本故作食也

杜佑曰以小利來餌已士卒勿取也

據通典補

李筌曰秦人毒

涇上流

杜牧曰敵忽棄飲食而去先須嘗試不可便食慮

毒也。後魏文帝時，庫莫奚侵擾，詔濟陰王新成率眾討之。王乃多爲毒酒，賊旣漸逼，使棄營而去。賊至喜，競飲酒，酣毒作。王簡輕騎縱擊，俘獲萬計。陳暉曰：此之獲勝，蓋非偶然，固非爲將之道。垂後世法也。孫子豈以他人不能致毒於人腹中哉？此言喻魚若見餌不可食也。敵若懸利不可貪也。曹公與袁紹將文醜等戰，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也。安可去之？卽知餌兵非止謂宣毒也。食字疑或爲貪字也。梅堯臣曰：魚貪餌而亡，兵貪餌而敗，敵以兵來釣我，我不可從。王皙曰：餌我以利，必有奇伏。何氏曰：如春秋時，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爲城

下之盟而還。又如赤眉佯敗，棄輜重走，車載土，以豆覆其上。鄧宏取之，爲赤眉所敗。曹公未得濟，而放牛馬，馬超取之。而公得渡。又如曹公棄輜重，文醜劉備分取之，而爲公所破。又如後魏廣陽王元深以七列河誘拔陵，竟來抄掠，拔陵爲于謹伏兵所破。此皆餌之之術也。張預曰：三略曰：香餌之下，必有懸魚。言魚貪餌則爲釣者所得，兵貪利則爲敵人所敗。夫餌兵非止謂宣毒於飲食，但以利留敵，皆爲餌也。若曹公以畜產餌馬超，以輜重餌袁紹，李矩以牛馬餌石勒之類，皆是也。

歸師勿遏

孟氏曰：人懷歸心，必能死戰，則不可止而擊也。杜佑曰：若窮寇退還，依險而行，人人懷歸，故能死戰。徐觀其變，而勿遏。

截之

原本注云。人人有室家鄉國之往。不可遏截之。徐觀其變而制之。按此似後人所改。從通典御覽訂正。

李筌曰。士卒思歸。志不可遏也。

杜牧曰。曹公自征張繡於

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公將引還。繡兵來追。公軍不得

進。表與繡復合兵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爲地道。

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公爲遁也。悉軍來追。縱自奇兵

脫今補正奇兵步騎夾原本作攻大破之。公謂荀文若曰。虜

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吾是以知勝矣。梅堯臣曰。敵必死

戰。王皙曰。人自爲戰也。勿遏塞之。若猶有他慮。則可要而

擊。曹公攻鄴。袁尙來救。諸將以爲歸師不如避之。公曰。尙從

大道來。則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擒耳。蓋大道來。則歸意

全。循山來。則顧負險。且有懼心也。何氏曰。如魏初曹公圍

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公將引還。繡兵來追。公

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到安衆。繡與表合兵守險。公軍前後受

敵。公乃夜鑿險爲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公爲遁

也。悉軍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公謂荀彧曰。虜遏

吾歸師。與吾死地。是以知勝。齊建武二年。魏圍鍾離。張欣泰

爲軍主。隨崔慧景救援。及魏軍退。而邵陽洲上餘兵萬人。求

輸馬五百匹。假道。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說慧景曰。歸師勿

遏。古人畏之。兵在死地。不可輕也。慧景乃聽過也。前秦苻堅

征晉至壽春。兵敗還長安。慕容泓起兵于華澤。堅將苻叡竇

衝姚萇討之。苻叡勇果。輕敵不恤士衆。泓聞其至也。懼率衆

將奔關東。叡馳兵邀之。姚萇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令

出關。不可遏也。叡弗從。戰于華澤。叡敗績被殺。後涼呂宏攻

段業於張掖。不勝。將東走。業議欲擊之。其將沮渠蒙遜諫曰。

歸師勿遏窮寇勿追此兵家之戒不如縱之以爲後圖業曰
一日縱敵悔將無及遂率衆追之爲宏所敗張預曰兵之
在外人人思歸當路邀之必致死戰韓信曰從思東歸之士
何所不克曹公旣破劉表謂荀彧曰虜遏吾歸師吾是以知
勝又呂宏攻段業不勝將東走業欲擊之或諫曰歸師勿遏
兵家之戒不如縱之以爲後圖業不從率衆追之爲宏所敗
古人似此者多不可悉陳

圍師必闕

曹公曰司馬法曰圍其三面闕其一面所以示生路也杜
佑曰若圍敵平陸之地必空一面以示其虛故使戰守不固
而有去留之心若敵臨危據險疆救在表當堅固守之未必
闕也此用兵之法李筌曰夫圍敵必空其一面示不固也

若四面圍之敵必堅守不拔也項羽坑外黃魏武圍壺關卽
其義也杜牧曰示以生路令無必死之心因而擊之後漢
妖巫維汜弟子單臣傅鎮等相聚入原武城劫掠吏人自稱
將軍光武遣臧宮將北軍數千人圍之賊食多數攻不下士
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明帝時爲東海王對曰妖
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小挺
緩令得逃亡則一亭長足以擒矣帝卽勅令開圍緩守賊衆
分散遂斬臣鎮等大唐天寶末李光弼領朔方軍與史思明
戰于土門賊衆退散四面圍合光弼令開東南角以縱之賊
見開圍棄甲急走因追擊之盡殲其衆是開一面也梅堯
臣同曹公註何氏曰如後漢初張步據齊地漢將耿弇總
兵討之步使其大將費邑軍歷下又分守祝阿鍾城弇先擊

祝阿自晨攻城未日中而拔故開圍一角令其眾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又朱雋與徐璆共討黃巾餘賊韓忠據宛乞降不許因急攻之連戰不克雋登山觀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急逼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今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則勢必自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雋因破之又魏太祖圍壺關下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曹仁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將人自爲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日久今頓兵堅城之下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太祖從之開城遂降又後魏末齊神武起義兵於河北尔朱兆天光度律仲遠等四將同會鄴

南士馬精彊號二十萬圍神武於南陵山是時神武馬二千步卒不滿三萬人兆等設圍不合神武連繫牛驢自塞歸道於是將士死戰四面奮擊大破兆等張預曰圍其三面開其一角示以生路使不堅戰後漢朱雋討賊帥韓忠於宛急攻不克因謂軍吏曰賊今外圍周固所以死戰若我解圍勢必自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果如其言又曹公圍壺關謂之曰城破皆坑之連攻不下曹仁謂公曰夫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令人自守非計也公從之遂拔其城是也

窮寇勿迫

杜牧曰春秋時吳伐楚楚師敗走及清發闔閭復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鬪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半

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漢宣帝時，趙充國討先零羌，覩大軍棄輜重，欲渡湟水道阨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窮寇也，不可迫，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將曰：善。虜果赴水溺死者數萬，於是大破之也。陳皞曰：鳥窮則搏，獸窮則噬。梅堯臣曰：困獸猶鬪，物理然也。何氏曰：前燕呂護據野王，陰通晉事，覺燕將慕容恪等率眾討之。將軍傅顏言之恪曰：護窮寇假合，王師既臨，則上下喪氣，殿下前以廣固天險，守易攻難，故為長久之策。今賊形不與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費。恪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為備之道，則未易卒圖也。今圍之於窮城，樵採路絕，內無蓄積，外無彊援，不過於十旬，弊之必矣。何必殘士卒之命，而趨一時之利哉？此謂兵不血刃而坐以制勝也。遂列長圍守之。

凡經六月，而野王潰，護南奔于晉，悉降其眾。五代晉將苻彥卿杜重威經略北鄙，遇虜於陽城，戎人十萬圍晉師於中野，乏水，軍人鑿井取泥，衣絞而吮之。人馬渴死甚眾。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殉國。我今窮蹙，乃率勁騎出擊之，會大風揚塵，乘勢決戰，戎人大潰。此彥卿為虜十萬所圍，乃窮蹙之寇，遂致死力以求生，戎人不悟之，致敗也。張預曰：敵若焚舟破釜，決一戰，則不可逼迫來。蓋獸窮則搏也。晉師敗，齊于鞏，齊侯請盟，晉人不許。齊侯曰：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晉人懼而與之盟。吳夫槩王謂曰：困獸猶鬪，漢趙充國言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蓋亦近之。

此用兵之法也。

鄭氏遺說，法字下有妙字，并述其義。按妙字衍，通典御覽皆無妙字。

孫子十家註卷七終

孫子十家註卷八

清孫星衍
吳人驥同校

九變篇

曹公曰變其正得其所用九也王哲曰哲謂九者數之極用兵之法當極其變耳逸詩云九

變復貫不知曹公謂何為九或曰九地之變也張預曰變者不拘常法臨事適變從宜而行之謂也凡與

入爭利必知九地之變故次軍爭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眾

張預曰已解上文

圯地無舍

曹公曰無所依也水毀曰圯孟氏曰太下則為敵所囚

杜佑曰擇地頓兵當趨利而避害也李筌曰地下曰圯行

必水淹也陳皞曰圯低下也孔明謂之地獄獄者中下四

面高也梅堯臣曰山林險阻沮澤之地不可舍止無所依

也。何氏曰：下篇言圯地，則吾將進其塗，謂必固之地，宜速去之也。張預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為圯地，以其無所依，故不可舍止。

衢地合交

原本作交合，今從北堂書鈔改正。

曹公曰：結諸侯也。李筌曰：四通曰衢，結諸侯之交地也。

賈林曰：結諸侯以為援。梅堯臣曰：夫四通之地，與旁國相通，當結其交也。何氏曰：下篇云：衢地，吾將固其結，言交結諸侯使牢固也。張預曰：四通之地，旁有鄰國，先往結之，以為交援。

絕地無留

曹公曰：無久止也。李筌曰：地無泉井畜牧采樵之處，為絕地，不可留也。賈林曰：谿谷坎險，前無通路，曰絕，當速去無

留。梅堯臣曰：始去國，始出境，猶不居輕地，是不可久留也。張預曰：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危絕之地，過於重地，故不可淹留久止也。

圍地則謀

曹公曰：發奇謀也。李筌曰：因地能通。賈林曰：居四險之中，曰圍地，敵可往來，我難出入，居此地者，可預設奇謀，使敵不為我患，乃可濟也。梅堯臣曰：往返險迂，當出奇謀。何氏曰：下篇亦云：圍地則謀，言在艱險之地，與敵相持，須用奇險詭譎之謀，不至於害也。張預曰：居前隘後固之地，當發奇謀，若漢高為匈奴所圍，用陳平奇計得出，茲近之。

死地則戰

曹公曰：殊死戰也。李筌曰：置兵於必死之地，人自為私鬪。

韓信破趙此是也。梅堯臣曰：前後有礙，決在死戰。此而上舉九地之大約也。王皙註上之五地，竝同曹公。何氏曰：下篇亦云：死地則戰者，此地速為死戰，則生若緩而不戰，氣衰糧絕，不死何待也。張預曰：走無所往，當殊死戰。淮陰背水陳是也。從圯地無舍，至此為九變。止陳五事者，舉其大略也。九地篇中說九地之變，唯言六事，亦陳其大略也。凡地有勢有變，九地篇上所陳者，是其勢也；下所叙者，是其變也。何以知九變為九地之變？下文云：將不通九變，雖知地形，不能得地利。又九地篇云：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不可不察。以此觀之，義可見也。下既說九地，此復言九變者，孫子欲叙五利，故先陳九變，蓋九變五利相須而用，故兼言之。

塗有所不由

曹公曰：隘難之地，所不當從，不得已從之，故為變。杜佑曰：阨難之地，所不當從也，不得已從之，故為變也。道雖近而中

不利，則不從也。

道雖近已下原本無者脫也據通典補

李筌曰：道有險狹，懼

其邀伏，不可由也。

杜牧曰：後漢光武遣將軍馬援，耿舒討

武陵五谿蠻，軍次下雋，今辰州也。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道則路夷而運遠。帝初以為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為棄，曰：費糧不如進壺頭，益其咽喉，則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乃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濕，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卒。耿舒與兄好時侯書曰：舒前上言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眾怫鬱行死，誠可痛惜。賈林曰：由從也，途且不利，雖近不從。梅堯臣曰：避其險阨也。

王皙曰。途雖可從。而有所不從。慮奇伏也。若趙涉說周亞夫。避殺黽阨陝之間。慮置伏兵。請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是也。張預曰。險阨之地。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故不可由也。不得已而行之。必爲權變。韓信知陳餘不用李左車計。乃敢入井陘口是也。

軍有所不擊

曹公曰。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則利薄。困窮之兵。必死戰也。杜佑曰。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利薄也。窮困之卒。隘陷之軍。不可攻。爲死戰也。當固守之。以待隙也。杜牧曰。蓋以銳卒勿攻。歸師勿遏。窮寇勿迫。死地不可攻。或我疆敵弱。敵前軍先至。亦不可擊。恐驚之退走也。言有如此之軍。皆不可擊。斯統言爲將須知。

有此不可擊之軍。卽須不擊。益爲知變也。故列於九變篇中。陳皞曰。見小利不能傾敵。則勿擊之。恐重勞入也。賈林曰。軍可威懷。勢將降伏。則不擊。寇窮據險。擊則死戰。可自固守。待其心惰取之。梅堯臣曰。往無利也。王皙曰。曹公曰。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則利薄。皙謂餌兵銳卒。正正之旗。堂堂之陳。亦是也。張預曰。縱之而無所損。克之而無所利。則不須擊也。又若我弱彼彊。我曲彼直。亦不可擊。如晉楚相持。士會曰。楚人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義相近也。

城有所不攻

曹公曰。城小而固。糧饒。不可攻也。操所以置華費。而深入徐州。得十四縣也。杜牧曰。操捨華費不攻。故能兵力完全。深

入徐州得十四縣也。蓋言敵於要害之地，深峻城隍，多積糧食，欲留我師，若攻拔之未足爲利，不拔則挫我兵勢，故不可攻也。宋順帝時，荊州守沈攸之反，素蓄士馬，資用豐積，戰士十萬，甲馬二千，軍至郢城，功曹臧寅以爲攻守異勢，非旬日所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旣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故兵法曰：城有所不攻，是也。攸之不從，郢郡守柳世隆拒攸之，攸之盡銳攻之，不克，衆潰走入林，自縊。後周武帝欲出兵於河陽，以伐齊，吏部宇文弼進曰：今用兵須擇地，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之，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戍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過於此。帝不納，師竟無功。復大舉伐齊，卒用弼計以滅齊。國家自元和三年至于今三十年間，凡四攻寇，魏博攻寇之南宮縣，上黨攻寇

之臨城縣，太原攻寇之河星鎮，是寇三城，池浚壁堅，芻粟米石，金炭麻膏，凡城守之資，常爲不可勝之計，以備官軍擊虜。攻旣不拔，兵頓力疲，寇以勁兵來救，故百戰百敗。故三十年間，困天下之功力，攻數萬之寇，四圍其境，通計十歲，竟無尺寸之功者，蓋常墮寇計中，不能知變也。賈林曰：臣忠義重，稟命堅守者，亦不可攻也。梅堯臣曰：有所害也。王皙曰：城非控要，雖可攻，然懼於鈍兵挫銳，或非堅實而得士死力，又剋雖有期而救兵至，吾雖得之，利不勝其所害也。張預曰：拔之而不能守，委之而不爲患，則不須攻也。又若深溝高壘，卒不能下，亦不可攻。如士句請伐偃陽，荀營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是也。

地有所不爭

曹公曰。小利之地方爭得而失之。則不爭也。杜牧曰。言得之難守。失之無害。伍子胥諫夫差曰。今我伐齊。獲其地。猶石田也。東晉陶侃鎮武昌。議者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鎮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諸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今縱有兵守之。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庾亮戍之。果大敗也。梅堯臣曰。得之無益者。王皙曰。謂地雖要害。敵已據之。或得之無所用。若難守者。張頴曰。得之不便於戰。失之無害於已。則不須爭也。又若遼遠之地。雖得之終非已有。亦不可爭。如吳子伐齊。伍員諫曰。得地於齊。猶獲石田也。不如早從事於越。不

聽。爲越所滅是也。

君命有所不受。

通典上有將在軍三字。按蜀諸葛武侯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當是意。增成文。杜佑沿襲其語。所以致誤也。

曹公曰。苟便於事。不拘於君命也。

通典拘作狗。

故曰。不從中御。

補典孟氏曰。無敵於前。無君於後。闔外之事。將軍制之。李

筌曰。苟便於事。不拘君命。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是也。

杜牧曰。尉繚子曰。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無

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賈林曰。決必勝之

機。不可推於君命。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梅堯臣曰。從宜而

行也。此而上五利也。張頴曰。苟便於事。不從君命。夫槩王

曰。見義而行。不待命是也。自塗有所不由。至此爲五利。或曰。

自圯地無舍。至地有所不爭。爲九變。謂此九事皆不從中覆。

但臨時制宜故統之以君命有所不受

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原本利上有地字鄭氏遺說同按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太

平御覽皆無地字今從刪

杜佑曰九事之變皆臨時制宜不由常道故言變也 李筌

曰謂上之九事也 賈林曰九變上九事將帥之任機權遇

勢則變因利則制不拘常道然後得其通變之利變之則九

數之則十故君命不在常變例也 梅堯臣曰達九地之勢

變而為利也 王哲曰非賢智不能盡事理之變也 何氏

曰孫子以九變名篇解者十有餘家皆不條其九變之目者

何也蓋自圯地無舍而下至君命有所不受其數十矣使人

不得不惑愚孰觀文意上下止述其地之利害爾且十事之

中君命有所不受且非地事昭然不類矣蓋孫子之意言凡

受命之將合聚軍眾如經此九地有害而無利則當變之雖

君命使之舍留攻爭亦不受也況下文言將不通於九變之

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其君命豈得與地形而同

算也況下之地形篇云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

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厥旨盡在此矣 張預曰更變常

道而得其利者知用兵之道矣

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

賈林曰雖知地形心無通變豈惟不得其利亦恐反受害也

將貴適變也 梅堯臣曰知地不知變安得地之利 張預

曰凡地有形有變知形而不曉變豈能得地之利

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曹公曰謂下五事也九變一云五變 賈林曰五利五變亦

在九變之中遇勢能變則利不變則害在人故無常體能盡此理乃得人之用也五變謂途雖近知有險阻奇伏之變而不由軍雖可擊知有窮蹙死鬪之變而不擊城雖勢孤可攻知有糧充兵銳將智臣忠不測之變而不攻地雖可爭知得之難守得之無利有反奪傷人之變而不爭君命雖宜從之知有內御不利之害而不受此五變者臨時制宜不可預定貪五利者途近則由軍勢孤則擊城勢危則攻地可取則爭軍可用則受命貪此五利不知其變豈惟不得人用抑亦敗軍傷士也梅堯臣曰知利不知變安得人而用王皙曰雖知五地之利不通其變如膠柱鼓瑟耳張預曰凡兵有利有變知利而不識變豈能得人之用曹公言下五事爲五利者謂九變之下五事也非謂雜於利害已下五事也

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

曹公曰在利思害在害思利當難行權也李筌曰害彼利此之慮賈林曰雜一爲親一爲難言利害相參雜智者能慮之慎之乃得其利也梅堯臣同曹公註王皙曰將通九變則利害盡矣張預曰智者慮事雖處利地必思所以害雖處害地必思所以利此亦通變之謂也雜於利而務可信也

曹公曰計敵不能依五地爲我害所務可信也杜牧曰信申也言我欲取利於敵人不可但見取敵人之利先須以敵人害我之事參雜而計量之然後我所務之利乃可申行也賈林曰在利之時則思害以自慎一云以害雜利行之威令以臨之刑法以戮之已不二三則眾務皆信人不敢欺也

孫子十家言卷八
梅堯臣曰以害參利則事可行 王皙曰曲盡其利則可勝矣 張預曰以所害而參所利可以伸已之事鄭師克蔡國人皆喜惟子產懼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後楚果伐鄭此是在利思害也

雜於害而患可解也

曹公曰既參於利則亦計於害雖有患可解也 李筌曰智者為利害之事必合於道不至於極 杜牧曰我欲解敵人之患不可但見敵能害我之事亦須先以我能取敵人之利參雜而計量之然後有患乃可解釋也故上文云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也譬如敵人圍我我若但知突圍而去志必懈怠即必為追擊未若勵士奮擊因戰勝之利以解圍也舉一可知也 賈林曰在害之時則思利而免害故措之死地則

生投之亡地則存是其患解也 梅堯臣曰以利參害則禍可脫 王皙曰周知其害則不敗矣 何氏曰利害相生明者常慮 張預曰以所利而參所害可以解已之難張方入洛陽連戰皆敗或勸方宵遁方曰兵之利鈍是常貴因敗以為成耳夜潛進逼敵遂致克捷此是在害思利也 是故屈諸侯者以害

曹公曰害其所惡也 李筌曰害其政也 杜牧曰惡音一路反言敵人苟有所惡之事我能乘而害之不失其機則能屈敵也 賈林曰為害之計理非一途或誘其賢智令彼無臣或遺以姦人破其政令或為巧詐開其君臣或遺工巧使其人疲財耗或饋淫樂變其風俗或與美人惑亂其心此數事若能潛運陰謀密行不泄皆能害人使之屈折也 梅

堯臣曰制之以害則屈也。王皙曰窮屈於必害之地勿使可解也。張預曰致之於受害之地則自屈服。或曰閒之使君臣相疑勞之使民失業所以害之也。若韋孝寬閒斛律光高頴平陳之策是也。

役諸侯者以業

曹公曰業事也使其煩勞若彼入我出彼出我入也。杜佑曰能以事勞役諸侯之人令不得安佚韓人令秦鑿渠之類是也。或以奇技藝業淫巧功能令其耽之心目內役諸侯若此而勞。李筌曰煩其農也。杜牧曰言勞役敵人使不得休我須先有事業乃可為也。事業者兵衆國富人和令行也。梅堯臣曰撓之以事則勞。王皙曰常若為攻襲之業以弊敵也。田常曰吾兵業已加魯矣。張預曰以事勞之使不

得休。或曰壓之以富彊之業則可役使若晉楚國彊鄭人以犧牲玉帛奔走以事之是也。

趨諸侯者以利

曹公曰令自來也。孟氏曰趨速也善示以利令忘變而速至我作變以制之亦謂得人之用也。李筌曰誘之以利。杜牧曰言以利誘之使自來至我也。墮吾畫中。梅堯臣同。杜牧註。王皙曰趨敵之間當周旋我利也。張預曰動之以小利使之必趨。

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通典御覽作恃吾有能以待之也。梅堯臣曰所恃者不懈也。

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通典作無恃其不攻吾也。恃吾不可攻也。御覽兩引并同。曹公曰安不忘危常設備也。杜佑曰安則思危存則思亡。

常有備。李筌曰：預備不可闕也。梅堯臣曰：所賴者有備也。王皙曰：備者實也。何氏曰：吳略曰：君子當安平之世，刀劍不離身，古諸侯相見，兵衛不徹警，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況守邊固圍，交刃之際歟。凡兵所以勝者，謂擊其空虛，襲其懈怠，苟嚴整終事，則敵人不至。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昔晉人禦秦，深壘固軍以待之，秦師不能久。楚為陳，而吳人至，見有備而返，程不識將屯，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吏治軍簿，虜不得犯。朱然為軍帥，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使敵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是謂能外禦其侮者乎。常能居安思危，在治思亂，戒之於無形，防之於未然，斯善之善者也。其次莫如險其走集，明其伍候，慎固其封守，繕完其溝墮，或多調軍食，或益修戰械，故曰：物不素具，不可

以應卒。又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常使彼勞我佚，彼老我壯，亦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不戰而屈人之師也。若夫莒以恃陋而潰，齊以狎敵而殲，虢以易晉而亡，魯以卑邾而敗，莫敖小羅而無次，吳子入巢而自輕，斯皆可以作鑒也。故吾有以恃，吾有所不可攻者，能豫備之之謂也。張預曰：言須思患而預防之，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故將有五危。

李筌張預曰：下五事也。

必死可殺也。

曹公曰：勇而無慮，必欲死鬪，不可曲撓，可以奇伏中之。李筌曰：勇而無謀也。杜牧曰：將愚而勇者，患也。黃石公曰：勇者好行其志，愚者不顧其死。吳子曰：凡人之論將，常觀於勇。

孫子十家言卷八
十一
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將也。梅堯臣同李筌註：何氏曰：司馬法曰：上死不勝，言貴其謀勝也。張預曰：勇而無謀，必欲死鬪，不可與力爭。當以奇伏誘致而殺之。故司馬法曰：上死不勝，言將無策略，止能以死先士卒，則不勝也。必生可虜也。

曹公曰：見利畏怯，不進也。

孟氏曰：見利不進。

原本無案書內孟氏注每

先引曹注下增釋之今據御覽補

將之怯弱，志必生返，意不親戰，士卒不精。

上下猶豫，可急擊而取之。新訓曰：為將怯懦，見利而不能進。太公曰：失利後時，反受其殃。李筌曰：疑怯可虜也。杜牧曰：晉將劉裕，沂江追桓元，戰于崢嶸洲。于時義軍數千，元兵甚盛，而元懼有敗衄，常漾輕舸於舫側，故其眾莫有關心。義

軍乘風縱火，盡銳爭先，元眾是以大敗也。梅堯臣曰：怯而不果。王皙曰：無鬪志。曹公曰：見利怯不進也。皙謂見害亦輕走矣。何氏曰：司馬法曰：上生多疑，疑為大患也。張預曰：臨陳畏怯，必欲生返，當鼓譟乘之，可以虜也。晉楚相攻，晉將趙嬰齊，令其徒先具舟於河，欲敗而先濟，是也。忿速可侮也。

曹公曰：疾急之人，可忿怒而侮致之也。

原本作侮而致之也今從御覽改正

杜佑曰：疾急之人，可忿怒而致死。忿速易怒者，狃戇疾急，不計其難，可動作欺侮。李筌曰：急疾之人性剛，而可侮致也。太宗殺宋老生，而平霍邑。杜牧曰：忿者剛怒也，速者褊急也。性不厚重也。若敵人如此，可以凌侮，使之輕進，而敗之也。十六國姚襄攻黃落，前秦苻生遣苻黃眉鄧羌討之，襄深溝

高壘固守不戰。鄧羌說黃眉曰：襄性剛狠，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直壓其壘，必忿而出師，可一戰而擒也。黃眉從之。襄怒出戰，黃眉等斬之。梅堯臣曰：狷急易動。王皙曰：將性貴持重，忿狷則易撓。張預曰：剛愎褊急之人，可凌侮而致之。楚子玉剛忿，晉人執其使以怒之，果從晉師，遂爲所敗，是也。廉潔可辱也。

曹公曰：廉潔之人，可汗辱致之也。李筌曰：矜疾之人，可辱也。杜牧曰：此言敵人若高壁固壘，欲老我師，我勢不可留，利在速戰。揣知其將多忿急，則輕侮而致之。性本廉潔，則汗辱之。如諸葛孔明遺司馬仲達以巾幗，欲使怒而出戰，仲達忿怒，欲濟師，魏帝遣辛毗仗節以止之。仲達之才，猶不勝其忿，況常才之人乎。梅堯臣曰：徇名不顧。王皙同曹公註。

張預曰：清潔愛民之士，可垢辱以撓之，必可致也。

愛民可煩也。

曹公曰：出其所必趨，愛民者則必倍道兼行以救之，救之則煩勞也。李筌曰：攻其所愛，必卷甲而救，愛其人乃可以計疲。杜牧曰：言仁人愛民者，惟恐殺傷，不能捨短從長，棄彼取此，不度遠近，不量事力，凡爲我攻則必來救，如此可以煩之，令其勞頓而後取之也。陳皞曰：兵有須救不必救者，項羽救趙，此須救也。亞父委梁，不必救也。賈林曰：廉潔之人，不好侵掠，愛人之人，不好鬪戰，辱而煩之，其動必敗。梅堯臣曰：力疲則困。王皙曰：以奇兵若將攻城邑者，彼愛民必數救之，煩勞也。張預曰：民雖可愛，當審利害，若無微不救，無遠不援，則出其所必趨，使煩而困也。

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

陳皞曰：良將則不然，不必死，不必生，隨事而用，不忿速，不恥辱，見可如虎，否則閉戶，動靜以計，不可喜怒也。梅堯臣曰：皆將之失，為兵之凶。何氏曰：將材古今難之，其性往往失於一偏爾。故孫子首篇言將者智信仁勇嚴，貴其全也。張預曰：庸常之將，守一而不知變，故取則於己，為凶於兵；智者則不然，雖勇而不必死，雖怯而不必生，雖剛而不可侮，雖廉而不可辱，雖仁而不可煩也。

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賈林曰：此五種之人，不可任為大將，用兵必敗也。梅堯臣曰：當慎重焉。張預曰：言須識權變，不可執一道也。

孫子十家註卷八終

孫子十家註卷九

清

孫星行
吳人驥同校

行軍篇

曹公曰：擇便利而行也。

王皙曰：行軍當據地，便察敵情也。

擇利而行軍，故次九變。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

御覽處作據譌。

王皙曰：處軍凡有四，相敵凡三十有一。張預曰：自絕山依谷，至伏姦之所處，則處軍之事也。自敵近而靜，至必謹察之，則相敵之事也。相猶察也。料也。

絕山依谷

曹公曰：近水草利便也。李筌曰：軍我敵彼也，相其依止，則勝敗之數，彼我之勢可知也。絕山，守險依谷，近水草，夫列營壘，必先分卒守隘，縱畜牧，收樵採，而後寧。杜牧曰：絕過也。

依近也。言行軍經過山險，須近谷而有水草之利也。吳子曰：無當天竈大谷之口，言不可當谷，但近谷而處可也。賈林曰：兩軍相當敵，宜擇利而動。絕山跨山，依谷傍谷也。跨山無後患，依谷有水草也。梅堯臣曰：前為山所隔，則依谷以為固。王皙曰：絕，度也。依謂附近耳。曹公曰：近水草便利也。張預曰：絕猶越也。凡行軍越過山險，必依附溪谷而居。一則利水草，一則負險固。後漢武都羌為寇，馬援討之，羌在山上，援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窮困悉降，羌不知依谷之利也。

視生處高

曹公曰：生者陽也。杜佑曰：向陽也。原本作高揚也。誤從御覽改正。視謂目前生地，處軍當在高。李筌曰：向陽曰生，在山曰高，生高之

地可居也。杜牧曰：言須處高而面南也。陳皞曰：若地有東西，其法如何？荅曰：然則面東也。賈林曰：居陽曰生，視生為無蔽冒之物也。處軍當在高。梅堯臣曰：若在陵之上，必向陽而居，處高乘便也。張預曰：視生謂面陽也。處軍當在高阜。

戰隆無登

通典御覽隆作降，按全注云一本本作降是也。

曹公曰：無迎高也。杜佑曰：無迎高也。降，下也。原本無降下也三字，脫今

據通典御覽補謂山下也。戰於山下，敵引之上山，無登逐也。李筌

曰：敵自高而下，我無登而取之。杜牧曰：隆，高也。言敵人在

高，我不可自下往高，迎敵人而接戰也。一作戰降無登降，下

也。賈林曰：戰宜乘下，不可迎高也。梅堯臣曰：敵處地之

高，不可登而戰。張預曰：敵處隆高之地，不可登迎與戰。一

本作戰降無登迎謂敵下山來戰引我上山則不登迎

此處山之軍也通典御覽山下有谷字

梅堯臣曰處山當知此三者張預曰凡高而崇者皆謂之

山處山拒敵以上三事為法

絕水必遠水通典上有敵若二字案絕水必遠水者謂我過水而處軍則必遠於水也下云客絕水而來始就敵

人言之吳起書曰敵若絕水半渡而薄之正用此下文語杜佑沿襲其文而不察所以致誤也

曹公李筌曰引敵使渡杜佑曰引敵使寬而渡之據通典御覽補

杜牧曰魏將郭淮在漢中蜀主劉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

議眾寡不敵欲依水為陳以拒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

不如遠水為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列陳備

疑不敢渡梅堯臣曰前為水所隔則遠水以引敵王皙

曰我絕水也曹說是也張預曰凡行軍過水欲舍止者必

去水稍遠一則引敵使渡一則進退無礙郭淮遠水為陳劉備悟之而不渡是也

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利通典御覽并作半度

杜佑曰半度勢不并故可敵據通典補李筌曰韓信殺龍且於

維水夫槩敗楚子於清發是也杜牧曰楚漢相持項羽自

擊彭越令其大司馬曹咎守成臯漢軍挑戰咎涉汜水戰漢

軍候半涉擊大破之水內乃內也誤為內耳梅堯臣曰敵

之方來迎於水濱則不渡王皙曰內當作內迎於水內則

敵不敢濟遠則趨利不及當得其宜也何氏曰如春秋時

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得濟司馬曰彼眾

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

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宋

公違之故敗也。吳伐楚，楚師敗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鬪，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魏將郭淮在漢中，蜀主劉備欲渡漢水來攻。時諸將等議曰：「眾寡不敵，欲依水為陳以拒之。」淮曰：「此則示弱而不足以挫敵，非算也。不如遠水為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陳，備疑不敢渡。唐武德中，薛萬均與羅藝守幽燕，竇建德率眾十萬寇范陽。萬均謂藝曰：「眾寡不敵，今若出鬪，百戰百敗，當以計取之。」可令羸兵弱馬，阻水背城為陳，以誘之。賊若渡水，交兵，請公精騎百人，伏於城側，待其半渡而擊之。從之。建德渡水，萬均擊破之。張預曰：「敵若引兵渡水來戰，不可迎之於水邊，俟其半濟，行列未定，首尾不接，擊之必勝。」公孫瓚敗

黃巾賊於東光，薛萬均破竇建德於范陽，皆用此術也。

欲戰者

通典御覽俱無者字

無附於水而迎客

曹公曰：「附近也。」

杜佑曰：「附近也。近水待敵，不得渡也。」

李

筌曰：「附水迎客，敵必不得渡而與我戰。」杜牧曰：「言我欲用

戰，不可近水迎敵，恐敵人疑我不渡也。義與上同，但客主詞

異耳。」梅堯臣曰：「必欲戰，亦莫若遠水。」王皙曰：「我利在戰，

則當差遠，使敵必渡而與之戰也。」張預曰：「我欲必戰，勿近

水迎敵，恐其不得渡，我不欲戰，則阻水拒之，使不能濟。晉將

陽處父與楚將子上夾泝水而軍，陽子退舍，欲使楚人渡。子

上亦退舍，欲令晉師渡，遂皆不戰而歸。

視生處高

曹公曰：「水上亦當處其高也。前向水，後當依高而處之。」梅

堯臣曰水上亦據高而向陽 王皙曰曹公曰水上亦當處其高 皙謂謂近水之地 下曹注云恐漑我也疑當在此下 何氏曰視生向陽遠視也軍處高遠見敵勢則敵人不得潛來出我不意也 張預曰或岸邊爲陳或水上泊舟皆須面陽而居高

無迎水流

曹公曰恐漑我也 杜佑曰恐漑我也逆水流在下流也不當處人之下流也爲其水流漑灌人若投毒藥於上流也

據通

典補李筌曰恐漑我也智伯灌趙襄子光武潰王尋迎水處

高乃敗之 杜牧曰水流就下不可於卑下處軍也恐敵人開決灌浸我也上文云視生處高也諸葛武侯曰水上之陳不逆其流此言我軍舟船亦不可泊於下流言敵人得以乘

流而薄我也 賈林曰水流之地可以漑吾軍可以流毒藥迎逆也 一云逆流而營軍兵家所忌 梅堯臣曰無軍下流防其決灌救艦之戰逆亦非便 王皙曰當乘上流魏曹仁征吳欲攻濡須洲中蔣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謂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 仁不從而敗 何氏曰順流而戰則易爲力 張預曰卑地勿居恐決水漑我舟戰亦不可處下流以彼沿我沂戰不便也兼慮敵人投毒於上流楚令尹拒吳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遂決戰果勝是軍須居上流也

此處水上之軍也

梅堯臣曰處水上當知此五者 張預曰凡近水爲陳皆謂水上之軍水上拒敵以上五事爲法

絕斥澤惟亟去無留

陳皞曰斥鹹鹵之地水草惡漸如不可處軍新訓曰地固斥澤不生五穀者是也 賈林曰鹹鹵之地多無水草不可久留 梅堯臣曰斥遠也曠蕩難守故不可留 王皙曰斥鹵也地廣且下而無所依 張預曰刑法志云山川沈斥顏師古註曰沈深水之下斥鹹鹵之地然則斥澤謂瘠鹵漸如之所也以其地氣濕潤水草薄惡故宜急過

若交軍於斥澤之中

通典御覽若作為譌

必依水草而背衆樹

御覽背作倍

曹公曰

自此至上雨水沫至節杜佑注原本誤於衆草多障節下

不得已與敵會於斥澤

中 杜佑曰言不得已與敵戰而會斥澤之中當背稠樹以為固守蓋地利兵之助也 李筌曰急過不得戰必依水背樹夫有水樹其地無陷溺也 一本作背衆木 杜牧曰斥鹵

之地草木不生謂之飛鋒言於此忽遇敵即須擇有水草林木而止之 梅堯臣曰不得已而會敵則依近水草背倚衆木 王皙曰猝與敵遇於此亦必就利而背固也 張預曰不得已而會兵於此地必依近水草以便樵汲背倚林木以為險阻

此處斥澤之軍也

梅堯臣曰處斥澤當知此二者 張預曰處斥澤之地以上

二事為法

平陸處易

曹公曰車騎之利也 杜牧曰言於平陸必擇就其中坦易平穩之處以處軍使我車騎得以馳逐 王皙同曹公註 何氏同杜牧註 張預曰平原廣野車騎之地必擇其坦易

孫子兵法卷九
無坎陷之處以居軍所以利於馳突也

而右背高御覽背作倍前死後生

曹公曰戰便也 李筌曰夫人利用皆便於右是以背之前死致敵之地後生我自處 杜牧曰太公曰軍必左川澤而右邱陵死者下也生者高也下不可以禦高故戰便於車馬也 賈林曰岡阜曰生戰地曰死岡阜處軍穩前臨地用兵便高後在右回轉順也 梅堯臣曰擇其坦易車騎便利右背邱陵勢則有憑前低後隆戰者所便 王皙曰凡兵皆宜向陽既後背山即前生後死疑文誤也 張預曰雖是平陸須有高阜必右背之所以恃為形勢者也前低後高所以便乎奔擊也

此處平陸之軍也

梅堯臣曰處平陸當知此二者 張預曰居平陸之地以上

二事為法

凡此四軍之利

李筌曰四者山水斥澤平陸也 張預曰山水斥澤平陸之四軍也諸葛亮曰山陸之戰不升其高水上之戰不逆其流草上之戰不涉其深平地之戰不逆其虛此兵之利也

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

曹公曰黃帝始立四方諸侯無不稱帝御覽作亦稱帝按王皙張預同以此

四地勝之也 李筌曰黃帝始受兵法於風后而滅四方故曰勝四帝也 梅堯臣曰四帝當為四軍字之誤歟言黃帝得四者之利處山則勝山處水上則勝水上處斥澤則勝斥澤處平陸則勝平陸也 王皙曰四帝或曰當作四軍曹公

曰黃帝始立四方諸侯無不稱帝以此四地勝之也一本無
作亦何氏曰梅氏之說得之張預曰黃帝始立四方諸
侯亦稱帝以此四地勝之按史記黃帝紀云與炎帝戰於阪
泉與蚩尤戰於涿鹿北逐葷粥又太公六韜言黃帝七十戰
而定天下此卽是有四方諸侯戰也兵家之法皆始於黃帝
故云然也

凡軍喜高而惡下

原本喜作好按御覽引注云喜一作好則故書正作喜也今從通典御覽改正

梅堯臣曰高則爽塏所以安和亦以便勢下則卑濕所以生
疾亦以難戰王皙曰有降無登且遠水患也張預曰居
高則便於覘望利於馳逐處下則難以爲固易以生疾

貴陽而賤陰

杜佑曰山南曰陽山北曰陰

據通典御覽補

梅堯臣曰處陽則明

順處陰則晦逆王皙曰久處陰濕之地則生憂疾且弊軍
器也張預曰東南爲陽西北爲陰
養生而處實

曹公曰恃滿實也養生向水草可放牧養畜乘實猶高也

梅堯臣曰養生便水草處實利糧道王皙曰養生謂水草
糧糈之屬處實者倚固之謂張預曰養生謂就善水草放
牧也處實謂倚隆高之地以居也

軍無百疾是謂必勝

通典云是謂必勝軍無百疾御覽同按梅氏張氏注皆與通典本同

李筌曰夫人處卑下必厲疾惟高陽之地可居也杜牧曰
生者陽也實者高也言養之於高陽則無卑濕陰翳故百疾
不生然後必可勝也梅堯臣曰能知上三者則勢勝可必
疾氣不生張預曰居高面陽養生處厚可以必勝地氣乾

燠故疾癘不作

邱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

杜佑曰隄者積土所作皆當處其陽而右背之戰之便也

杜牧曰凡遇邱陵隄防之地常居其東南也 梅堯臣曰雖

非至高亦當前向明而右依實 王皙曰處陽則人舒以和

器健以利也 張預曰面陽所以貴明顯背高所以為險固

此兵之利地之助也

梅堯臣曰兵所利者得形勢以為助 張預曰用兵之利得

地之助

上雨水沫至

通典水上有下字御覽同

欲涉者待其定也

曹公曰恐半涉而水遽漲也 杜佑曰恐半渡水而遂漲上

雨水當清而反濁沫至此敵人權遏水之占也欲以中絕軍

凡地有水欲漲沫先至皆為絕軍當待其定也 李筌曰恐

水暴漲 杜牧曰言過溪澗見上流有沫此乃上源有雨待

其沫盡水定乃可涉不爾半涉恐有暴水卒至也 梅堯臣

曰流沫未定恐有暴漲 王皙曰水漲則沫涉步濟也曹說

是也 張預曰渡未及畢濟而大水忽至也沫謂水上泡漚

凡地有絕澗

前後險峻水橫其中

天井

通典御覽天井上有遇字者衍

四面峻坂澗壑所歸

天牢

三面環絕易入難出

天羅

草木蒙密鋒鏑莫施

天陷

天卑下汗潭車騎不通

天隙

通典隙作郟御覽同又御覽下有天害二字

兩山相向洞道狹惡六害皆梅堯臣註

必亟去之勿近也

曹公曰山深水大者為絕澗四方高中央下為天井深山所

過若蒙籠者

通典作深山大澤葭葦蒙籠所隱蔽者御覽作深水所居朦朧者

為天牢可以

羅絕人者為天羅地形陷者

通典上有陂湖泥潭四字御覽無

為天陷山澗

原本澗下有道字者

迫狹地形深數尺長數丈者為天隙

行據通典御覽改正

杜牧曰軍識曰地形坳下大

水所及謂之天井山澗迫狹可以絕人謂之天牢澗水澄闊

不測淺深道路泥潭人馬不通謂之天陷地多溝坑坎陷木

石謂之天隙林木隱蔽葦葭深遠謂之天羅

賈林曰兩岸

深闊斷人行為絕澗下中之下為天井四邊澗險水草相兼

中央傾側出入皆難為天牢道路崎嶇或寬或狹細澀難行

為天羅地多沮洳為天陷兩邊險絕形狹長而數里中間難

通人行可以絕塞出入為天隙此六害之地不可近背也

梅堯臣曰六害尚不可近況可留乎王皙曰皙謂絕澗當

作絕天澗脫天字耳此六者皆自然之形也牢謂如獄牢羅

謂如網羅也陷謂溝坑淤潭之所隙謂木石若隙罅之地軍

行過此勿近不然則脫有不虞智力無所施也張預曰谿

谷深峻莫可過者為絕澗外高中下眾水所歸者為天井山

險環繞所入者隘為天牢林木縱橫葦葦隱蔽者為天羅陂

池泥潭漸車礙騎者為天陷道路迫狹地多坑坎者為天隙
凡遇此地宜遠過不可近之
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

曹公曰用兵常遠六害今敵近背之則我利敵凶 李筌曰
善用兵者致敵之受害之地也 杜牧曰迎向也背倚也言
遇此六害之地吾遠之向之則進止自由敵人近之倚之則
舉動有阻故我利而敵凶也 梅堯臣曰言六害當使我遠
而敵附我向而敵倚則我利敵凶 張預曰六害之地我既
遠之向之敵自近之倚之我則行止有利彼則進退多凶也

軍旁 原本作軍行按此言處軍之地必謹覆索之故篇首云凡處軍相敵是也從通典御覽作旁又史記云馬陵道狹而
有險阻蔣潢 原本無蔣字通典御覽俱有之按唐李靖兵法云蔣潢蔣蒼則必索其伏是用此語也無
蔣蒼 原本無生字按後人因既脫蔣字故并生字刪之也今據通典及御覽補又御覽一作并生蔣葦

山林藟蒼 御覽山林作 **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藏處也** 原本無藏

字據通典御覽補

曹公曰險者一高一下之地阻者多水也蔣者水草之藟生

也 蔣者以下原本無杜佑通典及御覽有之按杜佑注例先引曹注後附已意此所云乃用曹注語也後人妄刪之

潢者池也并者下也蔣葦者 御覽又引注云并生蔣葦者無并者下也句 衆草所

聚山林者衆木所居也藟蒼者可屏蔽之處也此以上論地

形也以下相敵情也 杜佑曰此言伏姦之地當覆索也險

者一高一下之地阻者多水地也蔣者水草之藟生也潢者

池也并者下也蔣葦者衆草所聚也山林者衆木所居也藟

蒼者可以屏蔽之處也此以上相地形也此以下察敵情也

藟蒼草木之相蒙蔽可以藏兵處必覆索之也 據通典御覽補 李

筌曰以下恐敵之奇伏誘詐也 梅堯臣曰險阻隘也山林

之所產潢井下也。葭葦之所生皆翳蒼足以蒙蔽當掩搜恐有兵伏。張預曰：險阻邱阜之地多生山林潢井卑下之處多產葭葦皆翳蒼可以蒙蔽必降索之恐兵伏其中又慮姦細潛隱覘我虛實聽我號令伏姦當為兩事。敵近而靜者恃其險也。

梅堯臣曰：近而不動倚險故也。王皙曰：恃險故不恐也。

遠而挑戰者通典作敵遠而挑人者御覽同欲人之進也。

杜牧曰：若近以挑我則有相薄之勢恐我不進故遠也。陳

皞曰：敵人相近而不挑戰恃其守險也。若遠而挑戰者欲誘

我使進然後乘利而奮擊也。梅堯臣同陳皞註。王皙曰：

欲致人也。挑謂擿驍敵求戰。張預曰：兩軍相近而終不動

者倚恃險固也。兩軍相遠而數挑戰者欲誘我之進也。尉繚

子曰：分險者無戰心。言敵人先得分險地則我勿與之戰也。又曰：挑戰者無全氣。言相去遠則挑戰而延誘我進即不可以全氣擊之。與此法同也。

其所居者易利也。通典作其所處者居易利也。御覽同。原本作其所居易者利也。按杜佑賈林諸家皆以此

承上文言之不別為一事則者字應在易字上後人以上下文比例之臆改在下耳又按注云士爭其所居者易利也者字亦在上從通典御覽改

曹公曰：所居利也。杜佑曰：所居利也。言敵去我遠但遣輕

捷欲使我前就之其所處者平利也。挑徒弔反。據通典御覽補李

筮曰：居易之地致人之利。杜牧曰：言敵不居險阻而居平

易必有以便利於事也。一本云：士爭其所居者易利也。陳

皞曰：言敵人得其地利則將士爭以居之也。賈林曰：敵之

所居地多便利故挑我使前就己之便戰則易獲其利慎勿

從之也 梅堯臣曰所居易利故來挑我 王皙同曹公註

張預曰敵人捨險而居易者必有利也或曰敵欲人之進故處於平易以示利而誘我也

眾樹動者來也

曹公曰斬伐樹木除道進來故動 梅堯臣同曹公註 張

預曰凡軍必遣善視者登高覘敵若見林木動搖者是斬木

除道而來也或曰不止除道亦將爲兵器也若晉人伐木益

兵是也

眾草多障者疑也

曹公曰結草爲障欲使我疑也 杜佑曰結草多障欲使我

疑稠草中多障蔽者敵必避去恐追及多作障蔽使人疑有

伏焉 杜牧曰言敵人或營壘未成或拔軍潛去恐我來追

或爲掩襲故結草使往往相聚如有人伏藏之狀使我疑而

不敢進也 賈林曰自此至無約而請和節李筌注原本誤於將不重也注下結草多爲

障蔽者欲使我疑之於中兵必不實欲別爲攻襲宜審備之

張預曰或敵欲追我多爲障蔽設留形而遁以避其追或

欲襲我叢聚草木以爲人屯使我備東而擊西皆所以爲疑

也

鳥起者伏也

曹公曰鳥起其上下有伏兵 杜佑曰下有伏兵往藏觸鳥

而驚起也 李筌曰藏兵曰伏 張預曰鳥適平飛至彼忽

高起者下有伏兵也

獸駭者覆也

曹公曰敵廣陳張翼來覆我也 李筌曰不意而至曰覆

杜牧曰凡敵欲覆我必由他道險阻林木之中故驅起伏獸
駭逸也覆者來襲我也 陳暉曰覆者謂隱於林木之內潛
來掩我候兩軍戰酣或出其左右或出其前後若驚駭伏獸
也 梅堯臣曰獸驚而奔旁有覆 張預曰凡欲掩覆人者
必由險阻草木中來故驚起伏獸奔駭也
塵高而銳者車來也

杜佑曰車來行疾塵相衝故高也 杜牧曰車馬行疾仍須
魚貫故塵高而尖 梅堯臣曰蹄輪勢重塵必高銳 張預
曰車馬行疾而勢重又轍迹相次而進故塵埃高起而銳直
也凡軍行須有探候之人在前若見敵塵必馳報主將如潘
黨望晉塵使騁而告是也
卑而廣者徒來也

杜牧曰步人行遲可以竝列故塵低而闊也 梅堯臣曰人
步低輕塵必卑廣 王皙曰車馬起塵猛步人則差緩也
張預曰徒步行緩而迹輕又行列疎遠故塵低而來

散而條達者樵採也 通典御覽并作薪採也案此與李筌本同

杜佑曰塵散衍而條達各行所求 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煙塵之
候晉師伐齊曳柴從之齊人登山望而畏其衆乃夜遁薪來
卽其義也此筌以樵採二字爲薪來字 杜牧曰樵採者各
隨所向故塵埃散衍條達縱橫斷絕貌也 梅堯臣曰樵採
隨處塵必縱橫 王皙曰條達纖微斷續之貌 張預曰分
遣廝役隨處樵採故塵埃散亂而成遂道
少而往來者營軍也

杜佑曰 原本作杜牧字誤耳今從通典改正 欲立營壘以輕兵往來爲斥候故

塵少也。梅堯臣曰：輕兵定營，往來塵少。張預曰：凡分柵營者，必遣輕騎四面近視其地，欲周知險易廣狹之形，故塵微而來。

辭卑而益備者，進也。

曹公曰：其使來辭卑，使閒視之，敵人增備也。杜牧曰：言敵人使來言辭卑遜，復增壘堅壁，若懼我者是欲驕我，使懈怠必來攻我也。趙奢救閼與，去邯鄲三十里，增壘不進，秦閒來必善食，遣之閒以報秦將，秦將果大喜曰：閼與非趙所有矣。趙奢既遣秦閒，乃倍道兼行，掩秦不備，擊之，遂大破秦軍也。

梅堯臣曰：欲進者外則卑辭，內則益備，疑我也。張預曰：使來辭遜，敵復增備，欲驕我而後進也。田單守即墨，燕將騎劫圍之，單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使妻妾編行伍之間，散食饗

士，乃使女子乘城約降，燕大喜，又收民金千鎰，令富豪遣使遺燕將書曰：城即降，願無虜妻妾。燕人益懈，乃出兵擊，大破之。

辭詭而強進驅者，退也。

原本作辭強而進驅者，案曹注詭詐也。杜佑注同，是古本有詭字，今據通典改。

正其御覽同，今本者，宋以後人改之也。

曹公曰：詭詐也。杜佑曰：詭詐也，示驅馳無所畏，是知欲退

也。杜牧曰：吳王夫差北征，會晉定公於黃池，越王句踐伐吳，吳晉方爭長，未定，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雒曰：必會而先之。吳王曰：先之若何？雒曰：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乃能至也。於是吳王以帶甲三萬人去，晉軍一里，聲動天地，晉使董褐視之，吳王親對曰：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董褐曰：臣觀吳王之色，類

有大憂吳將毒我不可與戰乃許先歆吳王既會遂還焉
梅堯臣曰欲退者使既詞壯兵又彊進脅我也 王皙曰辭
彊示進形欲我不虞其去也 張預曰使來辭壯軍又前進
欲脅我而求退也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愍也
來日請相見晉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秦果宵遁
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通典無出字按下文杜牧注引此亦有出字御覽同無者脫
曹公曰陳兵欲戰也 杜佑曰陳兵欲戰也輕車馳車在陳
側據通典御覽補 杜牧曰出輕車先定戰陳疆界也 賈林曰輕
車前禦欲結陳而來也 張預曰輕車戰車也出軍其旁陳
兵欲戰也按魚麗之陳先偏後伍言以車居前以伍次之然
則是欲戰者車先出其側也
無約而請和者謀也

杜佑曰未有要約而使來請和有閒謀也 李筌曰無質盟
之約請和者必有謀於人田單詐騎劫紀信誑項羽卽其義
也 杜牧曰貞元三年吐蕃首領尚結贊因侵掠河曲遇疫
癘人馬死者大半恐不得回乃詐與待中馬燧歎懇因奏請
盟會燧乃盟之時河中節度使渾瑊奏曰若國家勒兵境上
以謀伐爲計蕃戎請盟亦聽信之今吐蕃無所求於國家遽
請盟會必恐不實上不納渾瑊率衆二萬屯涇州平涼縣盟
壇在縣西三十里五月十三日瑊率三千人會壇所吐蕃果
衷甲劫盟焉 陳皞曰因盟相劫不獨國朝晉楚會於宋楚
人衷甲欲襲晉晉人知之是以失信也今言無約而請和蓋
總論兩國之師或侵或伐彼我皆未屈服而無故請好和者
此必敵人國內有憂危之事欲爲苟且暫安之計不然則知

我有可圖之勢。欲使不疑。先求和好。然後乘我不備而來取也。石勒之破王浚也。先密為和好。又臣服於浚。知浚不疑。乃請修朝覲之禮。浚許之。及入。因誅浚而滅之。梅堯臣曰。無約請和。必有姦謀。王皙曰。無故驟請和者。宜防他謀也。張預曰。無故請和。必有姦謀。漢高祖欲擊秦軍。使酈食其持重寶。啗其將賈豎。秦將果欲連和。高祖因其怠而擊之。秦師大敗。又晉將李矩守滎陽。劉暢以三萬人討之。矩遣使奉牛酒請降。潛匿精兵。見其弱卒。暢大饗士卒。人皆醉飽。矩夜襲之。暢僅以身免。

奔走而陳兵車者。期也。

杜佑曰。自與徧將期也。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戰有期。及將用。是以奔走之。杜牧曰。上文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蓋先出

軍定戰場界。立旗為表。奔走赴表。以為陳也。旗者期也。與民期於下也。周禮大蒐曰。車驟徒趨。及表乃止是也。賈林曰。尋常之期。不合奔走。必有遠兵相應。有晷刻之期。必欲合勢同來攻我。宜速備之。梅堯臣曰。立旗為表。奔以赴列。王皙曰。陳而期。民將求戰也。張預曰。立旗為表。與民期於下。故奔走以赴之。周禮曰。車驟徒趨。及表乃止是也。半進半退者。誘也。

李筌曰。散於前。杜牧曰。偽為雜亂不整之狀。誘我使進也。梅堯臣曰。進退不一。欲以誘我。王皙曰。詭亂形也。張預曰。詐為亂形。是誘我也。若吳子以囚徒示不整。以誘楚師之類也。

倚仗而立者。

原本作杖而立者。按杜佑注云。倚仗。予戰而立。又梅氏張氏俱云。倚仗而立。是故書作倚仗也。從通

典御覽
改正 飢也

杜佑曰倚仗矛戟而立者飢之意 李筌曰困不能齊 杜牧曰不食必困故杖也 梅堯臣曰倚兵而立者足見飢弊之色 王皙曰倚杖者困餒之相 張預曰凡人不食則困故倚兵器而立三軍飲食上下同時故一人飢則三軍皆然 汲而先飲者通典作汲役先飲者御覽誤渴也

李筌曰汲未至先飲者士卒之渴 杜牧曰命之汲水未汲而先飲者渴也觀一人三軍可知也 梅堯臣同杜牧註 王皙曰以此見其衆行驅飢渴也 張預曰汲者未及歸營而先飲水是三軍渴也

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通典見利上有向人二字御覽同 曹公曰士卒之疲勞也 杜佑曰士疲勞也敵人來見我利

而不能擊進者疲勞也 李筌曰士卒難用也 梅堯臣曰人其困乏何利之趨 張預曰士卒疲勞不可使戰故雖見利將不敢進也

鳥集者虛也

杜佑曰敵大作營壘示我衆而鳥集止其上者其中虛也 李筌曰城上有鳥師其遁也 杜牧曰設留形而遁齊與晉相持叔向曰鳥鳥之聲樂齊師其遁後周齊王憲伐高齊將班師乃以柏葉爲幕燒糞壤去高齊視之二日乃知其空營追之不及此乃設留形而遁走也 陳皞曰此言敵人若去營幕必空禽鳥既無畏乃鳴集其上楚子元伐鄭將奔謀者告曰楚幕有鳥乃止則知其設留形而遁也是此篇蓋孫子辯敵之情僞也 梅堯臣曰敵人既去營壘空虛鳥鳥無猜

來集其上。張預曰：凡敵潛退，必奔營幕，禽鳥見空鳴，集其上。楚伐鄭，鄭人將奔，謀告曰：「楚幕有鳥，乃止。」又晉伐齊，叔向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此乃設留形而遁也。」

夜呼者恐也。通典呼上有喧字

曹公曰：軍士夜呼，將不勇也。杜佑曰：軍士夜喧呼，將不勇也。

也。相驚無備者，恐懼也。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士卒怯而將懦，故

驚恐相呼。杜牧曰：恐懼不安，故夜呼以自壯也。陳皞曰：

十人中一人有勇，雖九人怯懦，恃一人之勇，亦可自安。今軍

士夜呼，蓋是將無勇。曹說是也。孟氏同陳皞註。張預曰：

三軍以將為主，將無膽勇，不能安眾，故士卒恐懼而夜呼。若

晉軍終夜有聲是也。

軍擾者，將不重也。

李筌曰：將無威重，則軍擾。杜牧曰：言進退舉止，輕佻率易，

無威重，軍士亦擾亂也。陳皞曰：將法令不嚴，威容不重，士

因以擾亂也。梅堯臣同陳皞註。張預曰：軍中多驚擾者，

將不持重也。張遼屯長社，夜軍中忽亂，一軍盡擾，遼謂左右

勿動，是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士安坐。遼中陳

而立，有頃即定，此則能持重也。自遼中陳以下，至下文惟無武進注，當以正原本誤於依

水草而背衆樹下，今改正

旌旗動者亂也。通典御覽俱無旌字

杜佑曰：旌旗謬動，抵東觸西，傾倚者亂也。杜牧曰：魯莊公

敗齊于長勺，曹劌請逐之，公曰：「若何？」對曰：「視其轍亂而旗靡，

故逐之。」梅堯臣曰：旌旗輒動，偃亞不次，無紀律也。張預

曰：旌旗所以齊眾也，而動搖無定，是部伍雜亂也。

吏怒者倦也

杜佑曰軍吏悉怒將者疲倦也

據通典御覽補

杜牧曰衆悉倦弊

故吏不畏而忿怒也

陳皞曰將興不急之役故人人倦弊

也賈林曰人困則多怒

梅堯臣曰吏士倦煩怒不畏避

也張預曰政令不一則人情倦故吏多怒也晉楚相攻晉

裨將趙旃魏錡怒而欲敗晉軍皆奉命于楚郤克曰二憾往

矣弗備必敗是也

粟馬肉食軍無懸甌

今本通典作缶按注云甌卽缶之類則通

字誤當爲甌又按甌

不返通典御覽其舍者窮寇也

杜佑曰穀馬食肉不復積蓄無懸甌

舊作甌誤今改正

之食欲死戰

窮寇也甌卽缶之類也

據通典御覽補按御覽云甌卽甌之類也甌卽甌之類也

一云

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軍無懸甌不返其舍者窮寇也李

筌曰殺其馬而食肉故曰軍無糧也不返舍者窮迫不及竈

也杜牧曰粟馬言以糧穀秣馬也肉食者殺牛馬饗士也

軍無懸甌者悉破之示不復炊也不返其舍者晝夜結部伍

也如此皆是窮寇必欲決一戰爾甌音府炊器也梅堯臣

曰給糧以秣乎馬殺畜以饗乎士棄甌不復炊暴露不返舍

是欲決戰而取勝也王皙曰粟馬肉食所以爲力且久也

軍無甌不復飲食也不返舍無回心也皆謂以死決戰耳敵

如此者當堅守以待其弊也張預曰捐糧穀以秣馬殺牛

畜以饗士破筌及甌不復炊爨暴露兵衆不復反舍茲窮寇

也孟明焚舟楚軍破筌之類是也

諄諄翁翁徐言入入者

原本作徐與人言者按入入猶如如安徐之義故注云徐言入入者安徐之貌

也從通典御覽改正失衆也

曹公曰諄諄語貌翁翁失志貌 杜佑曰諄諄語貌又不足
貌翁翁者不真也其上失卒之心少氣之意徐言入入者與
之言安徐之貌也此將失其衆也諄章倫反翁許及反據通
御
覽 李筌曰諄諄翁翁竊語貌士卒之心恐上則私語而言
是失衆也 杜牧曰諄諄者乏氣聲促也翁翁者顛倒失次
貌如此者憂在內是自失其衆心也 賈林曰諄諄竊議貌
翁翁不安貌徐與人言遞相問貌如此者必散失部曲也
梅堯臣曰諄諄吐誠懇也翁翁曠職事也緩言疆安恐衆離
也 王皙曰諄諄語誠懇之貌翁翁者患其上也將失人心
則衆相與語誠懇而患其上也 何氏曰兩人竊語謀議主
將者也 張預曰諄諄語也翁翁聚也徐緩也言士卒相聚
私語低緩而言以非其上是不得衆心也

數賞者窘也

孟氏曰軍實窘也恐士卒心急故別行小惠也 杜佑曰軍
不素敵數行賞欲士卒之力戰者此恐窘也渠殞反據通典
御覽補
李筌曰窘則數賞以勸進 杜牧曰勢力窮窘恐衆爲叛
數賞以悅之 梅堯臣曰勢窮憂叛離屢賞以悅衆 王皙
曰衆窘而不和裕則數賞以悅之 張預曰勢窘則易離故
屢賞以撫士
數罰者困也
杜佑曰數行刑罰者教令廢弛是困軍也據通典
御覽補 李筌曰
困則數罰以勵士 杜牧曰人力困弊不畏刑罰故數罰以
懼之 梅堯臣曰人弊不堪命屢罰以立威 王皙曰衆困
而不精勤則數罰以脅之也 張預曰力困則難用故數罰

以畏眾

先暴而後畏其眾者不精之至也

通典作不情之至也御覽同按注意則杜佑本作不情也

曹公曰先輕敵後聞其眾則心惡之也

杜佑曰先行卒暴

於士卒而後欲畏已者此將不情之極也

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

先輕後畏是勇而無剛者不精之甚也

杜牧曰料敵不精

之甚

賈林曰教令不能分明士卒又非精練如此之將先

欲彊暴伐人眾悖則懼也至懦之極也

梅堯臣曰先行乎

嚴暴後畏其眾離訓罰不精之極也

王皙曰敵先行刻暴

後畏其眾離為將不精之甚也

何氏曰寬猛相濟精於將

事也

張預曰先輕敵後畏人或曰先刻暴御下後畏眾叛

已是用威行愛不精之甚故上文以數賞數罰而言也

來委謝者欲休息也

杜佑曰戰未相伏而下意氣相委謝者欲休息也

李筌曰

徐前而疾後曰委謝

杜牧曰所以委質來謝此乃勢已窮

或有他故必欲休息也

賈林曰氣委而言謝者欲求兩解

梅堯臣曰力屈欲休兵委質以來謝

王皙曰勢不能久

張預曰以所親愛委質來謝是勢力窮極欲休兵息戰也

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

曹公曰備奇伏也

孟氏曰備有別應

杜佑曰備奇伏也

此必有間諜也

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是軍必有奇伏須謹察之

杜牧曰盛怒出陳久不交刃復不解去有所待也當謹伺

察之恐有奇伏旁起也

梅堯臣曰怒而來逆我久而不接

戰且又不解去必有奇伏以待我此以上論敵情

張預曰

勇怒而來既不合戰又不引退當密伺之必有奇伏也

兵非益多也

曹公曰。權力均。一云。兵非貴益多。賈林曰。不貴衆擊寡。所貴寡擊衆。王皙曰。哲謂權力均足矣。不以多爲益。張預曰。兵非增多於敵。謂權力均也。

惟無武進

曹公曰。未見便也。賈林曰。武不足專進。專進則暴。王皙曰。不可。但恃武也。當以計智料敵而行。張預曰。武剛也。未能用剛武以輕進。謂未見利也。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

曹公曰。廝養足也。李筌曰。兵衆武用力均。惟得人者勝也。杜牧曰。言我與敵人兵力皆均。惟未能用武前進者。蓋未得見其人也。但能於廝養之中。揀擇其材。亦足并力料敵而

取勝。不假求於他也。陳皞曰。言我兵力不多於敵。又無利便可進。不必他國乞師。但於廝養中。併力取人。亦可破敵也。賈林曰。雖我武勇之力而輕進。足以智謀料敵。併力而取敵人也。梅堯臣曰。武繼也。兵雖不足以繼進。足以并給役廝養之力。量敵而取勝也。王皙曰。哲謂善分合之變者。足以併力乘敵閒取勝人而已。故雖廝養之輩可也。况精兵乎。曹說是也。張預曰。兵力既均。又未見便。雖未足剛進。足以取人於廝養之中。以并兵合力。察敵而取勝。不必假他兵以助已。故尉繚子曰。天下助卒名爲十萬。其實不過數萬。其兵來者。無不謂其將曰。無爲天下先戰。此言助卒無益。不如已。有兵法也。

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

杜佑曰已無智慮而外易人者必為人所擒據通典補 杜牧曰

無有深謀遠慮但恃一夫之勇輕易不顧者必為敵人所擒

也 陳皞曰惟猶獨也此言殊無遠慮但輕敵者必為其所

擒不獨言其勇也左傳曰蜂蠆有毒而況國乎則小敵亦不

可輕 王皙曰唯不能料敵但以武進則必為敵所擒明患

不在於不多也 張預曰不能料人反輕敵以武進必為人

所擒也齊晉相攻齊侯曰吾姑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

為晉所敗是也

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

杜牧曰恩信未洽不可以刑罰齊之 梅堯臣曰傳上世德

以至之恩以親之恩德未敷罰則不服故怨而難使 王皙

曰恩信非素浹洽於人心未附也 張預曰驟居將帥之位

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

曹公曰恩信已洽若無刑罰則驕情難用也 梅堯臣曰恩

德既洽刑罰不行則驕不可用 王皙曰所謂若驕子也

張預曰恩信素洽士心已附刑罰寬緩則驕不可用也

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

曹公曰文仁也武法也 李筌曰文仁恩武威罰 杜牧曰

晏子舉司馬穰苴文能附眾武能威敵也 王皙曰吳起云

總文武者軍之將兼剛柔者兵之事也

是謂必取

系上

系下

系中

系左

系右

系上

系下

系中

系左

系右

系上

系下

系中

系左

杜牧曰文武既行必也取勝 梅堯臣曰令以仁恩齊以威刑恩威並著則能必勝 張預曰文恩以悅之武威以肅之畏愛相兼故戰必勝攻必取或問曰書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言先威也孫武先愛何也曰書之所稱仁人之兵也王者之於民恩德素厚人心已附及其用之惟患乎寡威也武之所陳戰國之兵也霸者之於民法令素酷人心易離及其用之惟患乎少恩也

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

通典作令素行以教其人者也令素行則人服御覽同

梅堯臣曰素舊也威令舊立教乃聽服

張預曰將令素行

其民已信教而用之人人聽服

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

通典作令素不行則人不服御覽同

王皙曰民不素教難卒爲用

何氏曰人既失訓安得服教

令素信著者

原本作素行者按當爲信著者從通

江意則改書

與衆相得也

杜牧曰素先也言爲將居當無事之時須恩信威令先著於人然後對敵之時行令立法人人信伏韓信曰我非素得拊循士大夫所謂驅市人而戰也所以使之背水令其人人自戰以其非素受恩信威令之從也 陳皞曰晉文公始入國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此言欲令民不苟其生也於是出定襄王此言示以事君之大義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又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伐原以示之信此言在往年伐原不貪其利而守其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此言人無貪詐也明徵其辭公曰可矣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恭於是大蒐以示之禮及戰之時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此五者教人之本也夫令要在先申使人聽

之不惑。法要在必行。使人守之。無輕信者也。三令五申。示人不惑也。法令簡當。議在必行。然後可以與眾相得也。梅堯臣曰。信服已久。何事不從。王皙曰。知此者。始可言其并力勝敵矣。張預曰。上以信使民。民以信服上。是上下相得也。尉繚子曰。令之之法。小過無更。小疑無申。言號令一出。不可反易。自非大過大疑。則不須更改申明。所以使民信也。諸葛亮與魏軍戰。以寡對眾。卒有當代者。不留而遣之。曰。信不可失。於是人人願留。一戰遂大敗魏兵。是也。

孫子十家註卷九終

慶應乙丑

